皇清經解續編

別二12
698
174

左傳舊疏考正自序

六朝諸儒說經之書百不存一使後人略有所考見者則以唐人正義備載諸儒之說也然唐制試明經一依正義非是黜爲異端遂使諸儒原書漸就亡佚故昔人謂唐人正義功過相等世知孔沖遠與諸儒刪定舊疏非出一人之手又永徽中就加增損書始布下知非孔氏之舊至於舊疏原文與夫孔沖遠等所刪定于仲謐等所增損者雖復覺其踳駮概謂無跡可尋近人有以舜典武成呂刑疏中每引大隋謂非唐人之語然僅此孤證於全書體例未嘗細爲區分文淇質性駑鈍年二十始從友人所借得毛詩疏手自繕寫後乃得十三經注疏依次校勘朝夕研究竊見上下割裂前後矛盾心實疑之久矣近讀左傳

疏反覆根尋乃知唐人所刪定者僅駁劉炫說百餘條餘皆光
伯述議也文十三年傳其處者爲劉氏疏云討尋上下其文不
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爲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
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其源本出劉累插注此辭
將以求媚於世此疏未著何人之說無以知爲光伯語及檢襄
二十四年傳在周爲唐杜氏疏云炫於處秦爲劉謂非邱明之
筆豕韋唐杜不信元凱之言則前疏爲光伯語顯然可見襄二
十九年傳爲之歌頌疏云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
於命聖聖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
衆和而事濟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故告於神明也劉炫又云
干戈既輯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近咸服羣生遂其性萬物得

其所即功成之驗也此疏似前爲唐人之說及檢詩闕雎序頌
者美盛德之形容疏文義與此大同惟刪去劉炫又云四字據
詩疏知此疏皆光伯語據此疏知詩疏皆非沖遠筆也約舉二
端足見唐人勦襲之跡已然按孔氏左傳疏序云其爲義疏者
則有沈文何蘇寬劉炫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疎蘇氏則
全不體本文惟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
之內實爲翹楚然聰惠辨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
又意在攻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
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然比諸義疏猶
有可觀今奉勅刪定據以爲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既云據
以爲本原非故襲其說又序以旁攻賈服爲非而疏中攻賈服

者正復不少豈孔氏既斥其非而復躬犯其失光伯亦攻賈服非止蘇氏序稱辨博寡儔卽指疏中駁正賈服者光伯之疏本名述議隋經籍志及孝經疏云述議者述其義疏議之雖指孝經述議而言其餘詩書及左氏傳光伯皆名述議應亦述其義疏議之然則光伯本載舊疏議其得失其引舊疏必當錄其姓名而或引伸其說或駁正其非永徽中將舊疏姓氏削去襲爲己語便似光伯申駁唐人唐書孔穎達本傳云本名義贊後詔改爲正義今左傳疏間有刪改未盡言今贊者（隱元年襄元年二十九年昭二十年）卽是義贊序所謂特申短見者也其言今贊皆在舊疏之後而別爲一說又疏凡云今刪定知不然者斯則沖遠之筆與序奉勅刪定之言合其無刪定之文必是光伯原本足知勦襲舊

疏斷非沖遠之意而出於永徽諸臣之增損也又按唐會要云貞觀十二年國子祭酒孔穎達撰五經義疏馬嘉運駁正其失有詔更令詳定（會要不載詳定年月據孔氏序云至十六年又與前修疏人覆更詳審知爲貞觀十六年永徽三年詔太尉趙公無忌等（穎達本傳云于仲謐等就加增損）刊正四年進之頒於天下以爲定式然則沖遠受詔刪定在貞觀十二年更令詳定在十六年而永徽中諸儒考正僅及一載期限更促乖謬宜多宋端拱閒孔維表上五經正義云孔穎達考前代之文採眾家之說用功二十餘年成書百八十卷是乃未經考詳失其事實者也或又謂疏中每引定本（易繫辭引書禮各數條毛詩左傳所引最夥）定本出於顏師古則疏爲唐人之筆可知近世諸儒咸同斯論按顏師古本傳云帝嘗歎五經去聖久遠傳

晉寖訛詔師古於祕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是師古原有定本然
漢魏以來校定書籍者正復不少卽如北齊郎茂于祕書省刊
定載籍隋蕭該開皇初奉詔與何妥正定經史又劉焯傳云焯
與諸儒於祕書省考定羣言是齊隋以前皆有定本詩關雎序
疏云今定本皆作正字襄二十三年傳申鮮虞之傳擊爲右杜
注傳擊申鮮虞之子疏云俗本多云申鮮虞之子今案注云傳
故今定本皆無皆之云者非一本之詞也疏中所云今定本者
當係舊疏指齊隋以前而言必知非師古定本者其驗有十焉
禮記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擴疏云盧王禮本並作匹字今定本
及諸本並作正字熊氏依此而爲正字恐誤也據此是定本乃
在熊氏前檀弓幷經葛而葬注旣虞卒哭乃服受服也疏云皇
氏云檀弓定本當言旣虞與喪服注會云卒哭者誤也文王世
子諸父守貴宮貴室疏云此貴宮貴室總據路寢皇氏云或俗
本無貴宮者定本有貴宮據此是定本亦在皇氏前其驗一也
襄二十七年傳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疏云古
本亦有不重言諸侯者今定本重言諸侯劉炫云晉宋古本皆
不重言諸侯不重是也劉炫豈及見師古定本而以定本爲非
其驗二也詩疏多引定本集注乃梁代崔靈恩所作若唐
人引師古定本不應定本集注並列而定本反在集注之前其
驗三也師古但定五經未聞更校公穀宣十七年左傳疏引穀
梁定本作晉郤克眇衞孫良夫跛公羊疏云案舊題云春秋隱
公經傳解詁第一公羊何氏今定本則升公羊字在經傳上退
隱公字在解詁下未知自誰始也則是公穀皆有定本其驗四

也孔穎達傳與師古同受詔撰五經正義今疏中有以定本爲
非者夫豈師古自駁其說其驗五也顏之推家訓云齊侯疫遂
痞世間傳本多以疫爲疥俗儒就爲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
成瘧此臆說也今左傳疏云今定本亦作疥若謂師古所定則
是數典忘祖其驗六也匡謬正俗云襄五年楚公子王夫字子
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王夫爲壬夫此與庚午不相類
固宜依本字讀爲王夫此書亦師古所作其定本應與之同今
左傳疏作壬夫不云定本作王夫其驗七也又師古本傳云詔
師古於祕書省考定既成悉詔諸儒議各執所習共相非詰師
古輒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人人歎服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
定本既已奉勅頒布正義豈能復議其非其驗八也舊唐書云
貞觀七年頒新定五經於天下永徽四年頒孔穎達五經正義
於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是則二書並行不聞以師古定本
載入正義其驗九也陸德明卒於高祖末年貞觀四年師古始
受詔考定五經詩兔罝箋云有所操戚也釋文云操七刀反今
作躁與定本異與箋義合魚麗傳云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
山林釋文云定本芟作操草刀反陸氏不見師古定本釋文乃
兩引之且爲之作音其驗十也凡此證驗易爲討覈定本既非
師古書則疏安見盡皆唐人筆耶今一依孔氏序例細加析別
得若干條釐爲八卷其餘易尚書毛詩禮記諸疏猶將次第考
正庶冀六朝舊疏稍還舊觀云爾嘉慶庚辰春二月上旬儀徵
劉文淇撰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四十七　南菁書院

左傳舊疏考正一　儀徵劉文淇孟瞻著

春秋序　據疏當作春秋左氏傳序

正義曰此序題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釋例序定本並云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釋例序後人移之於此且有題曰春秋釋例序置之釋例之端今所不用晉太尉劉寔與杜同時人也宋太學博士賀道養去杜亦近俱爲此序作註題並不言釋例序明非釋例序也又晉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晉世定五經音訓爲此序作音且此序稱分年相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言爲集

解作序也

文淇案釋文出春秋序三字云本或題爲春秋左氏傳序者沈文何以爲釋例序今不用疏中所云南人卽指沈文何等孔沖遠序云據劉炫爲本則此序亦必據劉炫矣注春秋序者古皆單行隋經籍志云劉寔等集解春秋序一卷春秋序一卷賀道養注春秋左傳杜預序集解一卷劉炫注是則劉注本自單行唐人引以列集解之端耳包君愼言云撰正義時南北混同不必別之爲南人自可如釋文載其名姓今不載其名姓而直云南人此亦爲舊疏之一證也疏云晉宋古之端不云依用則本不在集解端矣或疑疏云春秋左氏傳序與隋志所云炫注之題不同然隋志著錄檃括其義下卷題云春秋經傳集解疏云春秋此書之大名故以春秋冠其工序說左氏言已備悉故略去左氏而爲此題焉經傳集解

四字是杜所加其餘皆舊本也而隋志云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杜預撰唐志云杜預左氏經傳集解皆與此疏不同不得執彼以難此

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

正義曰爾雅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曰夏歲商祀周年唐虞載各自紀事堯舜三代示不相襲也

文淇案隋書經籍志云隋內外之閣凡三萬餘卷新唐書藝文志云隋初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與隋志異當從唐志煬帝卽位于東都觀文殿分東西廂構屋以貯之別撰目錄大唐武德五年克平僞鄭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將致京師行經底柱多被漂沒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錄亦爲所漸濡時有殘缺今考

見存分爲四部合條爲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是則隋志據見存者錄之其亡書亦間列於注今按隋志云爾雅三卷自注漢中散大夫樊光撰梁有漢劉歆犍爲文學中黃門李巡爾雅各三卷亡沖遠等預修隋書時李巡注已亡故知此疏所引非唐人筆也新唐書據開元目錄作藝文志有李巡注三卷蓋元宗時訪得之或可後人裒集羣書所引也册府元龜目錄類開元中馬懷素請重修目錄上疏曰南齊已前墳籍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論或後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是則隋志所載之亡書及闕而未載者開元時有復出者矣要而論之隋書成于貞觀十年

正義作于貞觀十二年隋志既云未見作正義時安得見也或又謂隋經籍志據隋氏所有之官書錄之諸大儒私家所有之書固多官書所無然按貞觀三年詔魏徵修隋書徵又奏顏師古孔穎達許敬宗同撰序論皆徵所作十年正月上之新唐書云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相繼爲祕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按徵以貞觀三年爲祕書監世南以八年爲祕書監師古以八年爲祕書少監皆在修隋書之時其時方詔求遺書穎達方預其事豈有家藏是書而不上史局乃于隋志云已亡疑非事理疏中所引李巡劉歆舍人爾雅注孔衍公羊傳集解盧欽公羊序鄭眾馬融彭仲博左傳注衞冀隆難杜秦道靜釋杜劉欣期交

州記張勃吳錄裴淵廣州記元中要記張奐古今人論隋志

或云已亡或不著錄疑皆非唐人所引也隱元年傳有蜚不爲災三年傳潤谿
沼沚之毛五年經螟桓二年
十六年傳刖强鉏閔二年傳錫鸞和鈴七年經焚咸邱莊
傳晉荐饑二十二年傳示之俘馘二十三年傳左執鞭弭二
十四年傳兄弟鬩于牆好聚鶡冠二十八年傳秬鬯一卣余
賜女孟諸之麋三十二年傳殽有二陵焉三十三年傳見冀
缺耨宣十五年經蝝生十六年經成周宣榭火成七年經鼷
鼠食郊牛角十六年傳德刑詳義禮信十七年傳而入于閎
襄三年傳盟于祁外八年傳不皇啓處九年傳使伯氏司里
二十四年傳部婁無松柏二十五年傳鳩藪澤辨京陵町原
防牧隰皋二十七年傳財用之蠹二十八年傳饗人竊更之
以鴟三十年傳歲在娵訾之口三十一年傳高其閈閎無觀
臺榭圬人以時填館宮室昭元年傳造舟于河七年傳今夢
黃熊入于寢門日月之會是謂辰十年傳視民不佻十二年
傳翠被十六年傳宣子有環十七年經有星孛于大辰傳雖
鳩氏鷷鳩氏五雉爲五工正九扈爲九農正二十七年傳或
取一編菅焉三十二年傳一環一璧定四年傳晉人假羽旄
於鄭哀元年傳次有臺榭陂池焉疏凡引李巡爾雅注五十
五條　宣十五年經蝝生疏引劉歆爾雅注一條　隱元年

傳有蜚不爲災三年傳蘋蘩蕰藻之菜鄭伯之車僨于濟五
年經螟十一年傳亦聊以固吾圉也夫許太岳之允也桓二
年傳粢食不鑿莊十七年經齊人殲于遂二十九年傳水昏
正而栽閔元年傳諸夏親暱僖九年傳以伯舅耋老余敢貪
天子之命二十二年傳門官殲焉雖及胡耇二十四年傳棠
棣之華文十六年傳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十七年傳鹿死
不擇音十八年傳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崇飾惡言宣十一年
傳平板幹十二年傳前茅慮無成二年傳棺有翰檜裏八年
傳不皇啓處二十八年傳窺更之以鴟昭十二年傳我有圃
生之杞乎十七年傳視鳩氏五雉爲五工正九扈爲九農正
定四年傳柔亦不茹十年傳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疏凡
引舍人爾雅注三十條　序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
疏引孔衍公羊傳本一條　序修春秋立素王疏引盧欽公
羊序一條　隱元年傳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八年傳先配而
後祖僖二十四年傳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襄二十六年傳若
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昭二十二年傳王弗應二十五年傳
季氏介其雞定八年傳范獻子執羔哀十七年傳如魚窺尾
疏凡引鄭眾左傳注九條　僖五年傳虢仲虢叔王季之穆
也二十四年傳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昭十二年傳是能讀三
墳五典祈招之詩王是以獲沒於祇宮定三年傳有兩肅爽
馬疏凡引馬融左傳注六條　隱八年經宿男卒疏引衛冀隆

難杜桓七年傳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疏引衞冀隆難秦道靜釋八年經己卯烝疏引衞氏難秦氏釋十四年經乙亥嘗疏引衞氏難秦氏釋文十一年傳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疏引衞氏難秦氏釋十八年經仲遂卒于垂疏引衞氏難成十一年傳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澄盟也疏引衞氏難襄九年傳聞月戊寅濟于陰阪疏引衞氏難秦氏釋十六年傳羊舌肸爲傅疏引衞氏難凡九條　宣二年傳犀兕尚多疏引劉欣期交州記一條　張勃吳錄一條　宣十二年傳取其鯨鯢而封之疏引裴淵廣州記一條　宣四年傳宰夫將解黿疏引元中要記一條　定五年傳城不知高厚小大疏引張奐古今人論一條

諸侯亦各有國史

正義曰周禮諸史雖皆掌書仍不知所記春秋定是何史蓋天子則內史主之外史佐之諸侯蓋亦不異但春秋之時不能依禮諸侯史官多有廢闕或不置內史其策命之事多是大史則大史主之小史佐之劉炫以爲尚書周公封康叔戒之酒誥其經曰大史友內史友如彼言之似諸侯有大史內史矣但偏檢記傳諸侯無內史之文何則周禮內史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傳說襄王使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天子命臣內史掌之襄三十年傳稱鄭使大史命伯石爲卿是諸侯命臣大史掌之諸侯大史當天子內史之職以諸侯兼官無內史故也鄭公孫黑強與薰隧之盟使大史書其名齊大史書崔杼弑其君晉大史書趙盾弑其君是知諸侯大史主記事也南史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當是小史也若然襄二十三年傳稱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言外史則似有內史矣必言諸侯無內史者閔二年傳稱史華龍滑與禮孔曰我大史也

文十八年傳稱魯有大史克哀十四年傳稱齊有大史子餘諸國皆言大史安得有內史也季孫召外史者蓋史官身居在外季孫從內召之故曰外史猶史居在南謂之南史耳南史外史非官名也

文淇按此皆爲光伯語前則舊疏原文舊疏疑諸侯亦有內史但春秋時不能依禮劉直以爲諸侯兼官無內史所引康誥特作一難故又云但徧檢記傳諸侯無內史之文所云如彼言之彼指康誥文非沖遠指炫之言也又舊疏但云諸侯策命之事大史主之小史佐之不言諸侯記事之史劉引公孫黑崔杼趙盾事以證大史主記事是又詳舊疏之所未盡者唐人增一劉字便似己引劉之詞而按諸文勢則乖疏中

類此者不少矣若前爲唐人語蓋引光伯說在後以自駁且藉劉說之詳以補己之疎漏乎必不然矣（金谿王氏謨漢魏遺書鈔引光伯語截至無內史故也誤）又按此疏云史官身居在外季孫從內召之故曰外史外史非官名而襄二十三年傳季孫召外史掌惡臣疏云周禮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今季孫召外史蓋魯亦立此官也則又以外史爲官名亦非一人之筆也

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正義曰按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是晉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與檮杌然則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號魯無別號故守其本名賈逵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同名然則晉楚豈當自知不備故別立惡名

文淇按此駁賈氏說非唐人語孔序以蘇氏旁攻賈服爲非

又謂光伯聰惠辯博固亦罕儔當亦指其駁正賈服諸家之

說沖遠據光伯爲本但辨明規杜失者百餘事他人無所攻

擊也後凡駁賈服者不復詳載其文焉隱元年傳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公不與小

斂二年經無駭帥師入極七年經叔姬歸于紀十一年傳周之宗盟桓三年經有年五年傳旝動而鼓莊八年經以侯陳人蔡人九年經公伐齊納子糾二十二年經肆大眚二十四年經赤歸于曹三十二年經城小穀僖元年經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二年經盟于貫四年經許男新臣卒文九年傳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宣十一年經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成二年傳取龍遂南侵及巢邱三年經鄭伐許襄三年傳被練三千九年傳吾三分四軍十九年經公至自伐齊二十年經陳侯之弟黃出奔楚二十五年傳數疆潦井衍沃昭十七年傳五雉爲九鳳爲九農正十九年傳楚子之在蔡也二十三年經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二十五年傳生於六氣二十九年傳遂濟窮桑三十二年經取闕城成周定五年經歸粟于蔡十年傳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哀元年傳殺斟灌以伐斟鄩六年傳齊鄙意茲來

奔十一年傳季孫欲以田賦几駁賈氏說三十九條隱元年經春王正月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大叔完聚謂之鄭志有宋師四年傳將修先君之怨于鄭五年經考仲子之宮傳不登于器天子用八六年經鄭人來渝平七年經滕侯卒傳歃如忘八年傳官有世功則有官族九年傳先者見獲必務進十一年傳潁考叔挾輈以走桓二年經取郜大鼎于宋傳藻率鞞鞛六年傳吾牲牷肥腯十一年經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十三年傳不書所戰後也莊十一年傳覆而敗之曰取某師宋公靳之二十二年傳故有得神以興閔元年傳囚重固二年傳鬬射師諫三十二年傳臣卜其晝三十年傳鬬射師氏亡則魯不昌重錦三十兩僖元年傳虛邱之戍將歸者也二年傳伐鄅三門四年經楚屈完來盟于師五年傳其愛之也十五年傳西鄰責言不可償也二十年傳凡啓塞從時文十一年傳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十三年傳繞朝贈之以策十五年傳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十七年經齊侯伐我西鄙十八年傳在九刑不忘宣元年經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二年傳遂扶以下詛無畜羣公子成六年傳季文子以窜之功立武宮十五年傳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十六年傳而疲民以逞皆曰國士在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宋齊衛皆失軍襄三年傳建一官而三物成事君不辟難六年傳子罕善之如初九年傳棄位而姣肆眚圍鄭冠于成公之廟十年傳

會吳子壽夢也親受矢厄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以位序聽政辟十一年傳七姓十二國之祖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十四年傳至于檉林不獲成焉鄧人執之十五年傳屈蕩爲連尹十七年傳不如蓋之十八年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十九年傳揖之乃登二十二年傳藏武仲如晉二十三年傳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欒魴傷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作不順而施不恕也二十五年傳史皆曰吉陪臣干掫下車七乘二十六年傳殺子叔及太子角專祿以周旋晉侯賦嘉樂克而取之二十七年傳公喪之如稅服以爲多文辭趙孟爲客二十八年傳陰不堪陽舍不爲壇吳句餘子之朱方三十年傳宋大災昭元年傳設服離衛補宮有前後事八反其季世曰唐叔虞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趙孟適南陽二年傳宣子譽之三年傳而三老凍餒子豐有勞于晉國四年傳寡君將隳幣焉鄭子產作邱賦五年傳鄭喪自朝何不可之有八年傳將往又數人告于道輿嬖袁克殺馬毀玉十四年傳不爲末減十五年傳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十六年傳幾爲之笑而不陵我立于朝而祀于家其祭在廟二十年傳相從爲愈上下無怨二十一年傳不狎鄙二十六年傳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二十九年傳帝賜之乘龍遂賦晉國一鼓鐵三十年傳非公且徵過也三十一年傳而賜之死定十四年傳使疆于江汝之閒而還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三年傳召正常七年傳曹人或夢眾君子立于社宮十二年傳侯伯致禮地主歸餼十四年傳西狩于大野仲尼觀之曰麟也十六年傳請以戰備獻凡駿服氏說百二十六條　隱元年經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傳曰儀父貴之也生莊公及共叔段六年經宋人取長葛桓二年經蔡侯鄭伯會于鄧莊九年經齊小白入于齊僖元年經次于聶北三十年傳遂初聘于晉文五年經王使榮叔歸含且賵襄十六年經戊寅大夫盟十九年傳取邾田自漷水二十七年傳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二十九年經陳災十二年經晉戍鮮虞十三年傳鄭伯男也哀公九年經陳災十二年經王使榮叔歸含且賵襄十六年經二十二年傳王弗應二十三年傳使各居一館哀十四年經西狩獲麟凡駁賈服說二十條　以上共百八十五事

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

正義曰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見春秋知周公之德見易象知周公之所以王也

文淇按昭二年疏與此略同孔穎達周易序論爻辭誰作云

韓宣子見易象曰吾乃知周公之德引以爲周公作爻辭之證彼以周公之德爲歎易象與左氏疏違則此非沖遠語也夫書疏宗孔詩疏宗鄭一人之說彼此互異蓋由各從其家故可各執一說若王弼初不論爻辭何人所作沖遠則自抒已見何由不顧左傳疏文而歧異若此足知此疏非沖遠筆矣

左邱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正義曰邱明爲經作傳故言受經於仲尼未必面親授受使之作傳也此說作傳解經而傳文不同之意邱明以爲經者聖人之所制是不可刊削之書也非傳所能亂之假使傳有先後不畏經因錯亂故傳或先經爲文以始後經之事或後經爲文以終前經之義或依經之言以辯此經之理或錯經爲文以合此經之異皆隨義所在而爲之發傳期於釋盡經意而已是故立文不同也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自孔子論史記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各有妄其意失其眞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共爲表裏藝文志云左邱明魯史也是言邱明爲傳以其姓左故號爲左氏傳也先經者若隱公不書卽位先發仲子歸于我衛州吁弑其君完先發莊公娶于齊如此之類是先經以始事也後經者

昭二十二年王室亂定八年乃言劉子伐孟以定王室哀二
年晉納荀躒于戚哀十五年乃言荀躒自戚入衞如此之類
是後經以終義也依經者經有其事傳辨其由隱公不書卽
位而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按其經文明其歸趣如此之類
是依經以辨理也錯經者若地有兩名經傳互擧及經侵傳
伐經伐傳侵於文雖異於理則合如此之類是錯經以合異
也傳文雖多不出四體故以此四句明之也

文淇按疏前說爲光伯語當本有劉炫云三字永徽中刪去
疏中間有刪削未盡者如隱十一年傳而討寫氏有死者疏之類說見後沈氏所引嚴氏說另爲
一解與前未必面親授受之說異沖遠引之在後似以沈說
爲主又前說解先經後經之等甚略沈解較詳先經者若隱

公卽位以下云云亦沈氏語與孔序所謂義例粗可之言合
孔序又云今奉勅刪定據劉炫以爲本其有疏漏以沈氏補
焉是則以沈氏說補劉說所未及非自補其疏漏也後凡引
沈氏說補其疏漏者可以意知不復條別其必須辨論者仍
詳列焉

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
正義曰此下盡曲而暢之說新意也微顯闡幽易下繫辭文
也微謂纖隱闇謂著明舊說云下云經無義例此釋經有義
例謂孔子修經微其顯事闡其幽理裁節經之上下以成義
之般類其善事顯者若秦穆悔過貶四國大夫以例稱人觀
文與常文無異惡事顯者若諸侯城緣陵叔孫豹違命城緣

陵依例稱諸侯與無罪文同叔孫豹去氏與未賜族者文同皆是微其顯事闡幽者謂闡其幽理使之宣著若晉趙盾鄭歸生楚比陳乞及許大子止皆非親弒其君是其罪幽隱孔子修經加弒使罪狀宣露是闡幽也其裁成義類此五字據浦鏜說補諸春秋褒貶之例並是也蓋以爲皆據舊例而發義以下論邱明之傳微顯闡幽乃是經事故賀沈諸儒皆悉同此劉炫以微顯闡幽皆說作傳之意經文顯者作傳本其纖微經文幽者作傳闡使明著顯者若天王狩于河陽觀經文足知王是天子狩是出獵但不知天子何故出畿外狩耳故傳發晉侯召王是其微顯也幽者若鄭伯克段于鄢觀經不知段是何人何故稱克故傳發武姜愛段是闡其幽也邱明作傳其

有微經之顯闡經之幽以裁制成其義理比類者皆據舊典凡例而起發經義指其人行事是非以正經之褒貶例稱得雋曰克傳言如二君故曰克是其據舊例發義也晉侯召王使狩鄭伯不教其弟仲尼沒其召王顯稱鄭伯邱明正述其事先解經文是指其行事以正褒貶也此二事尤明者耳其餘皆是新意也此序主論作傳而賀沈諸儒皆以爲經解之是不識文勢而謬失杜旨

文淇按此皆先伯述議語劉字乃唐人所增使若前爲已說耳何知前非唐人引舊說而必以爲先伯引者唯賀沈舊說爲劉所引故劉謂賀沈繆失杜旨辭有首尾觀文自見又舊說解微顯與先伯異疏首云微謂纖隱與先伯本其纖微之

說合故知光伯語也疏中舊說不著何人然謂賀沈諸儒皆悉同此則必在賀沈之前按賀氏沈氏前注春秋序者有劉寔下文故發傳之體有三疏云傳體有三卽上文發凡正例新意變例歸趣非例是也此發傳之體有三上文三言其以別之觀文足可知耳劉寔分變例新意以爲二事釋例終篇曰邱明之傳有稱周禮以正常者諸稱凡以發例者是也有明經所立新意者諸顯義例而不稱凡者是也稱古典則立凡以顯之釋變例則隨辭以讚之杜言甚明尙不能悟其爲嗑也不亦甚乎據此則劉寔以新意變例非例解傳之三體蓋緣以微顯闡幽乃是釋經事因並以上文發凡正例不在三者之科何知劉寔以歸趣非例在三體之中而不數發凡正例者下文疏引釋例駁劉寔說云有稱周禮以正常者諸稱凡以發例者是此駁劉寔不數發凡正例云有明經所立新意者諸顯義例而不稱凡者是此駁劉寔之分變例新意爲二事不重言歸趣非例則劉寔亦以非例列三體之中而以微顯闡幽爲釋經事也亦審矣

隱元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

杜注凡人君卽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隱雖不卽位然攝行君事故亦朝廟告朔也告朔朝正例在襄二十九年卽位例在隱莊閔僖元年

正義曰傳云王周正月知是周王之正月也說公羊者云元

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卽位者一國之始春秋緯稱黃帝受圖有五始謂此五事也杜於左氏之義雖無此文而五始之理亦於杜無害此非左氏褒貶之要自是史官紀事之體故晉宋諸史皆言元年春王正月帝卽位是也元年正月實是一年一月而別立名故解之云凡人君卽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言欲其體元以居正者元正實是始長之義但因名以廣之元者氣之本也善之長也人君執大本長庶物欲其與元同體故年稱元年正者直方之間語也直其行方其義人君當執直心杖大義欲其常居正道故月稱正也以其君之始年歲之始月故特假此名以示義其餘皆卽從其數不復改也書稱月正元日意同於此又解無事而書正月之意隱雖不卽位然攝行君事而亦朝廟告朔改元布政故書首年始月以明其應卽位而不爲也天子之封諸侯也割其土壤分之臣民使之專爲己有故諸侯於其封內各得改元傳說鄭國之事云僖之元年士子孔卒是諸侯皆改元非獨魯也劉炫爲規過云元正惟取始長之義不爲體元居正規釋杜云欲其體元以居正謂人君體是元長以居正位不欲在下陵奪處位不終是劉妄解杜意不爲體其元善居於正道以規杜氏其理非也劉炫又難何休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卽位若然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

何也既託王於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卽位者一國之始春秋緯云黃帝坐於元扈閣鳳凰銜書至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謂此五事何休又云（汲古閣本作亦云誤）公卽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卽位以諸侯之卽位正境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卽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卽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爲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非此辭也何休自云諸侯不得改元則元者王之元年非公之元年公卽位不在王之元年安得同日並見共成體也卽以託王於魯使之改元既爲魯所改則政不由王出安得以王之政正諸侯元尊而王卑年大而月小年之有元改而無忌王之立政必云須奉舍其大而事其細敬所卑而慢所尊以此立教必不可行聖人有作豈當爾也黃帝之作五始者爲天子法乎爲諸侯法乎爲諸侯法乎諸侯不得改元必非諸侯法若非諸侯法安得有公卽位乎無公卽位則闕一始何得爲五始也若是天子法不得言王正月王卽位何休云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卽位然王者豈復以己之政正己卽位不通若此何以行之言左氏者或取爲說是逐狂東走也隱

莊閔僖四公元年傳皆說不書卽位之由故指以爲例隱不行卽位又謙不告至而歲首告朔朝正所以尊敬祖考也若不行卽位又不朝正則與臣子無別不成爲君故告朔朝廟也

文淇按劉炫爲規過以上皆舊疏文下至篇末爲光伯語是劉妄解杜意至以規杜氏乃沖遠語其理非也仍係光伯規杜之辭孔卽用以駁劉也爲規過三字規釋二字劉炫又難四字皆唐人所增隋書劉炫傳及經籍志載炫春秋述議春秋攻昧無所謂規過者新唐書藝文志載春秋攻昧十二卷又規過三卷唐志據開元目錄蓋後人摘疏中所駁杜說哀集之光伯規杜氏之失卽具疏中非別有一書卽規過二字

亦孔氏語必知然者隋書乃魏徵孔穎達等所撰經籍志所載皆據見存者其亡失者亦條列於下劉炫傳及經籍志俱不載規過則本無是書矣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卽位此何休注也下文若然新王受命正朔必改云云乃劉氏難何休之辭孔于何休云上橫加劉炫又難四字似唯王者然後立號等語卽爲劉氏難辭下文若然一轉又爲何人語乎惟此言何休云故下文言何休又云也又舊疏既以公羊五始之理於杜無害則不廢五始之說光伯謂言左氏者取以爲說是逐狂東走乃詆舊疏也若前爲唐人語豈引光伯說在後以自駁乎知不然矣

祭伯來

杜注祭國伯爵也

正義曰釋例曰王之公卿皆書爵祭伯凡伯是也大夫稱字南季榮叔是也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其或稱祭公舉官而言之此其定例也然春秋之世有王之卿士無采地者若王叔陳生伯輿之屬是也但未知書經其稱云何杜既云公卿稱爵而王子虎及劉卷卒稱名者彼是天王爲赴以名告魯如諸侯之例薨則稱名此云公卿稱爵者謂聘使往還與彼爲異也又襄十五年注云劉夏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以劉夏非卿書名若卿則應書字以名字相對故舉以言焉其實卿書爵也此祭伯若王使來當云天王使祭伯來聘亦如天王使凡伯來聘今以自來爲文明非王命而私行也劉炫云卿而無爵或亦書字大夫有爵或亦書爵傳稱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俱是卿士並不言爵又滕侯之先爲周卜正書稱齊侯呂伋爲虎賁氏則大夫或有爵也然則大夫有爵不可舍爵而書字卿而無爵不可越字而書名蓋有卿士亦書字大夫亦書爵也王臣之見經者眾祭伯凡伯毛伯單伯召伯尹子單子劉子其間未必無大夫榮叔南季家父叔服其間未必無卿但無明證故依例解之襄十五年注云天子卿書字是言天子卿有書字之理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劉說與舊疏文勢相承故知前爲舊疏也襄十五年注天子卿書字舊疏引之而

謂名字相對故舉以言其實卿書爵也劉光伯亦引此注以
證卿有書字之理則不從舊說襄十五年舊疏及劉炫說俱
與此略同
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
至士踰月外姻至
正義曰此亦例而不言凡者序已解訖何休膏肓以爲禮士
三月葬今云踰月左氏爲短鄭康成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
往月大夫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士之
三月大夫之踰月也鄭之此言天子諸侯葬數往月於左氏
無害云大夫葬數來月恐非杜旨蘇寬之意以古禮大夫以
上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數往日往月空云古禮事無
所出不可依用也劉炫云此亦例不言凡者諸所發凡皆爲
經張例此舉葬之大期以譏宰咺之緩非是爲葬發例故不
言凡也
文淇案所謂序已解訖者杜氏序其發凡以言例疏云發凡
之體凡有二條一是特爲策書一是兼載國事雖爲國事但
他書有者亦不在凡例如天子七月而葬既於禮文備有故
邱明作傳不在凡例也與劉說異此劉光伯述議語前則舊
疏原文若前爲唐人語既云序已解訖矣豈復引劉說在後
以自駁乎
贈死不及尸
杜注尸未葬之通稱

正義曰釋例曰喪贈之幣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襚珠玉曰含然而總謂之贈故傳曰贈死不及尸也然則此文雖爲賵發其實賵賻含襚總名爲贈但及未葬皆無所譏也襚以衣尸含以實尸大斂之後無所用之既殯之後猶致之者示存恩好不以充用也今讚曰雜記弔含襚賵臨之等未葬則葦席既葬則蒲席是葬後得行此言緩者禮記後人雜錄不可與傳同言也或可初葬之後則可久則不許

文淇按今讚二字正義屢見此非書名蓋卽孔序所謂特申短見者也據唐書孔穎達傳本號義贊詔改爲正義此則改之未盡者耳讚與贊音義同前則舊疏原文

隱三年

經葬宋穆公

杜注無傳魯使大夫會葬故書始死書卒史在國承赴爲君故惡其薨名改赴書也書葬則舉謚稱公者會葬者在外據彼國之辭也書葬例在昭六年

正義曰文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昭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如此之類遣卿行者皆書其使名此不書使名知是大夫往也大夫奉命出使位賤不合書名故直書其所爲之事而已盟則云及某盟會則云會某人葬則云葬某公舉其所爲之事明有使往可知也釋例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及其失也禮過於重文襄之伯因而抑之諸侯之喪大夫弔卿其葬事夫人之喪士弔大夫送葬猶過古

制故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傳不言禮葬秦景公傳曰大夫如秦葬景公特稱禮也一以示古制二以示書他國之葬必須魯會三以示奉使非卿則不書於經此邱明之微文也是言大夫得正而卿過禮也諸侯曰薨禮之正名魯史自書君死曰薨若鄰國亦同書薨則與己君無別國史自在己國承他國赴告爲與己君同故惡其薨名雖赴稱薨皆改赴書卒略外以別內也至於書葬則五等之爵皆舉謚稱公者會葬者在於國公據彼國之辭彼國臣子稱君曰公書使之行不得不稱公也又云惡其薨名改赴書者釋例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古之制也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至於既葬雖邾許子男之君皆稱謚而言公各順臣子之辭兩通其義是其說也按禮雜記赴告之辭云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然則赴辭本無薨語而云惡其薨名者以夫人薨例云不赴於諸侯則不曰薨明其以薨告人故書薨也是知王侯喪者其通國命皆以崩薨相告記之所稱謂答主人之問飾其文辭耳若以記文無薨即疑不以薨告記稱大夫士赴人之辭皆云不祿豈大夫無卒名也以此知相赴策書必以薨爲文但擯者口傳赴辭義在謙退從士之不祿故禮記言之赴則必以薨但改赴書卒耳史之書事莫不在國會葬者自可在外書策者國內書之而云據彼國之辭者書使行之事言使爲此事行故文從彼稱不謂書

不在國也卿爲君逆謂之逆女亦是書已之使據彼稱女與此同也

文淇案又云惡其薨名改赴書者以上既將杜注惡其薨名改赴書及會葬據彼國之辭全行改訖不應又重舉惡其薨名改赴書一句解之所釋雖引釋例然上疏亦用釋例之意何必重疊其辭此必異人之說後說引雜記赴辭本無薨語特作一難以明策書必以薨爲文擴辭或謙言不祿所以宏通其義較前說爲詳經永徽中刪削無以考其姓名然必非唐人語也

傳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

正義曰驕謂恃己陵物奢謂夸矜僭上淫謂耆欲過度泆謂放恣無藝此四者之來從邪而起故服虔云言此四者過從邪起是也劉炫云此四者所以自邪己身言爲之不已將至于邪邪謂惡逆之事劉又難服云邪是何事能起四過若從邪起何須云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寵祿豈是邪事四者得從而來乎且言弗納於邪（毛本作服言誤今據宋本懼其緣驕以至於邪非先邪而後驕也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舊疏謂四者之來從邪而起故以服說爲然劉炫駁正服說即是駁正舊疏唐人增劉又難服云五字以隔絕之似光伯唯攻服氏以誤觀者耳

隱四年

經莒人伐杞取牟婁

杜注書取言易也例在襄十三年

正義曰取國易者則直言取若取邾取鄫之類是也故不須加伐于上若其伐國取邑其邑既小不得名通若不加伐於上不知得何國之邑是以雖易亦加伐文則伐杞取牟婁伐邾取須句之類是也成三年取汶陽田乞師盟主興兵伐齊得邑既難而亦書取者因其伐齊晉使還汶陽之田魯不加兵故書取從易也劉君或疑此意遂云上言伐下言取者非易以規杜氏非也

文淇按此孔氏規正光伯之疏經刪削不可考矣然晉傳稱取王官及郊襄二十三年

齊侯伐晉傳稱取朝歌並書伐不書取此伐取兩書者彼告伐不告取此伐取並告故也又以伐取兩書者爲伐取並告與此邑小亦加伐文之說異必非一人之說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四十七終

善化劉鐸校
長沙王賓

左傳舊疏考正二 儀徵劉文淇孟瞻著

隱五年

傳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

正義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者物旌旗車服之屬若其爲教戰祭祀等大事故布設陳列則可如其細碎盤遊雖陳其物不堪足以講習大事止謂不爲大事而陳此物故云不足以講大事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者材謂皮革齒牙之屬若其爲飾器用故狩獵取材則可如其因遊宴戲樂所得

之材不堪足以備飾器用止謂不爲器用而取此材故云不足以備器用也人君一國之主在民之上當直已而行之以法驅民而納之於善故云人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言當爲軌爲物納民於其中也既言民歸軌物更解軌物之名故講習大事以準度軌法度量謂之爲軌準度軌量卽謂習戰治兵祭祀之屬是也取鳥獸之材以章明物色采飾謂之爲物章明物采卽取材以飾軍國之器是也劉炫云捕魚獵獸其事相類此諫大意言人君可觀獵獸不可觀捕魚凡物者廣言諸物鳥獸魚鼈之類也材謂所有皮革毛羽之類也器謂車馬兵甲軍國所用之物也凡此諸物捕之不足以講習兵事其材不足以充備器用如此者則人君不親舉焉其意言

獵之坐作進退可以教戰陳獸之齒牙皮革足以充器用人君可以觀之捕魚不足以教戰陳鱗甲不足以爲器用人君不宜觀之人君以下云云同今若人君所行不得其軌舉動不順器服不當其物上下無章如是則謂之荒亂之政也亂政數行國家之所以禍敗也其意言魚非講事是不軌材不充用是不物今君觀魚是爲亂國之政禍敗之本故不用使公行也事度軌量正謂順時狩獵以教習戎事也材章物采正謂取其皮革以修造器物也下云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以習威儀覆此講事也肉不登俎材不登器則公不射覆此章物也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舊疏解講事爲教戰

祭祀之大事凡物謂旌旗車服之屬劉炫謂物爲鳥獸魚鼈
之屬講事爲講習兵事與舊疏異人君一國之主以下舊疏
解傳君將納民于軌物三句劉說略與之同唐人約其意故
言人君以下云云同謂同於舊疏也今若人君所行以下光
伯解傳不軌不物四句亦與舊疏不同舊疏詳見下
正義曰車馬旌旗衣服刀劍無不皆有法度器用衆物不入
法度廣言之也器不當法用非其物則爲不軌不物政不在
君則亂敗之所起也
文淇按此亦舊疏光伯以魚非講事是不軌材不充用是
不物此以器不當法解不軌用非其物解不物亦與光伯不
同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羽毛不登於器
正義曰登訓爲升服虔以上登爲升下登爲成二登不容異
訓且云不成于器爲不辭矣又器以此物爲飾豈復待之乃
成也周禮獻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鱻薨特牲少牢祭祀之禮
皆有魚爲俎實肉登于俎公則射之而以觀魚爲非禮者此
言不登於俎者謂妄出遊獵雖取鳥獸元不爲祭祀不登于
器亦謂盤游元不爲取材以飾器物今公觀魚乃是游戲故
以非之然登俎登器之物雖君所親至于庶羞雜物細小之
倫雖爲祭祀亦君不射禮水土之品籩豆之物苟可薦者莫
不咸在豈皆公親之也劉炫云此言田獵之時小鳥小獸則
公不射雖講事而田尚不射小物況魚非講事不宜輒舉不

謂登俎之物皆公所親射祭祀水土云云同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所謂祭祀水土云云同者唐人約其義謂劉說同舊疏也其異者舊疏謂魚爲俎實今公觀魚乃是遊戲故以非之其意謂若非游戲則觀魚無譏也故下疏云月令天子親往嘗魚意在敬事鬼神非欲以爲戲樂光伯則以人君可觀獵獸不可觀捕魚故此云魚非講事不宜輒舉也此與凡物節舊疏及劉光伯皆各執一說若謂前爲唐人語豈光伯見唐人疏而同之哉必不然矣

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

杜注萬舞也

正義曰按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羽舞也則萬與羽不同今傳云將萬焉問羽數於衆仲是萬與羽爲一者萬羽之異自是公羊之說今杜直云萬舞也則萬是舞之大名也何休云所以仲子之廟唯有羽舞無干舞者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劉炫云公羊傳曰萬者云籥者云羽者爲文萬者爲武武則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則左執籥右秉翟此傳將萬問羽即似萬羽同者以當此時萬羽俱作但將萬而問羽數非謂羽即萬也經直書羽者與傳互見之文淇按前則舊疏原文後乃光伯述議語舊疏以萬羽爲一而引何休說以明此考宮第有羽舞光伯云萬羽俱作非謂羽即萬也經與傳互見之則與舊說異所謂萬者云云籥者云云亦因舊疏已引公羊說唐人略之耳

隱六年

經宋人取長葛

杜注上有伐鄭圍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言易也

正義曰杜知長葛不繫鄭非大都以名通者以前年云伐鄭圍長葛之文繫於鄭故也劉炫以大都名通而規杜氏非也

文淇按此沖遠駁正光伯語光伯原疏經刪削不可考矣後凡似此者不復別出

傳鼛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

杜注鼛晉舊都也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爲晉強家五正五官之長九宗一姓爲九族也頃父之子嘉父晉大夫

正義曰謂周成王滅唐始封唐叔以懷氏一姓九族及是先代五官之長子孫賜之言五官之長者謂於殷時爲五行官長今褒寵唐叔故以其家族賜之耳

文淇按此舊疏也知然者此云五官之長謂于殷時爲五行官長定四年疏引曲禮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之五官解之與此不同彼疏劉光伯又引或說五官之長如昭二十九年蔡墨所云五行之官長而極詆其說謂天子豈得以五行官長賜諸侯然則此疏謂爲五行官長必非唐人之筆

隱八年

傳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

杜注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便卽先人之謚稱以爲族

正義曰杜意諸侯以字言賜先人字爲族也爲謚因以爲族謂賜族雖以先人之字或用先人所爲之謚因將爲族以謚爲族者衛齊惡宋戴惡之類是也而劉君乃稱以謚爲族全無一人妄規杜氏非其義也死後賜族乃是正法春秋之世亦有非禮生賜族者華督是也釋例曰舊說以爲大夫有功德者則生賜族非也至於鄭祭仲爲祭封人後升爲卿經書祭仲似生賜族者檢傳既無同華氏之文則祭者是仲之舊氏也諸侯以字字有二等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然則二十有加冠之字又有伯仲叔季爲長幼之字二者皆可以爲氏矣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爲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按鄭子人者鄭厲公之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卽其人也而其後爲子人氏不以仲叔爲氏則服言公之母弟以長幼爲氏其事未必然也杜以慶父叔牙與莊公異母自然仲叔非母弟族矣其或以二十之字或以長幼之字蓋出自時君之命也叔肸稱叔不稱孫而三桓皆稱孫俱氏長幼之字自不同也臧氏稱孫展氏不稱孫俱氏二十之字自不同也然則稱孫與不稱孫蓋出其家之意未必由君賜也以字爲族者謂公之曾孫以王父之字爲族也諸侯之子稱

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非族也其或貶責則亦與族同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傳曰稱族尊君命也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曰舍族尊夫人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至事與僑如正同其傳直云尊君命尊夫人不言稱族舍族既非氏族則不待君賜自稱之矣至於公孫之子不復得稱公曾孫如無駭之輩直以名行及其死也則賜之族以其王父之字爲族也此無駭是公之曾孫公之曾孫必須有族故據曾孫爲文言以王父字耳公之曾孫正法死後賜族亦有未死則有族者則叔孫得臣是也公子公孫於身必無賜族之理經書季友仲遂叔肸者皆是以字配名連言之故杜注並云字也其蕩伯姬者

公子蕩之妻不可言公子伯姬故繫於夫字言蕩伯姬蕩非當時之氏其傳云立叔孫氏臧僖伯臧哀伯叔孫戴伯之徒皆傳家據後追言之耳其公孟彄世本以爲靈公之子字公孟名彄與季友仲遂相似俱以字配名劉炫不達此旨妄規杜過非也必如劉解生賜族之文證在何處其公之曾孫元孫以外爰及異姓有新升爲卿君賜之族蓋以此卿之字卽爲此族按世本宋督是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華父是督之字計督是公孫耳未合賜族應死後其子乃賜族故杜云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妄也沈亦云督之子方可有族耳

文淇按僖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杜注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也疏云宋有蕩氏者宋桓公生公子蕩蕩生公

孫壽壽生蕩意諸意諸之後以蕩爲氏則此人氏蕩也故云蕩氏妻而此疏云蕩伯姬者公子蕩之妻蕩非當時之氏又定十二年衛公孟彄帥師伐曹杜注彄孟縶子疏云世族譜云孟縶無子靈公以其子彄爲之後也爲後則爲其子故云孟縶子此實公孫而不稱公孫者縶字公孟故卽以公孟爲氏而此疏云其公孟彄世本以爲靈公之子字公孟名彄與季友仲遂相似俱以字配名不同者彼爲舊疏此則沖遠駁劉申杜之詞而實與杜注違孔序所謂蠹生于木而反食其木者乃自蹈之矣又按僖十五年公子季友卒劉炫謂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成十五年仲嬰齊來劉炫云仲遂受賜爲仲氏而此疏言季友仲遂之非氏是必光伯引季友仲遂

及蕩伯姬公孟彄之等以證生而賜族故唐人條辨之雖經刪削可以意測也

隱十一年

傳及大逵

杜注逵道方九軌也

正義曰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經涂九軌軌車轍謂王城之內道廣並九車也爾雅釋宮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說爾雅者皆以爲四道交出復有旁通故劉炫規過以逵爲九道交出也今以爲道方九軌者蓋以九出之道世俗所希不應城內得有此

道以記有九軌故以達當之言並容九軌皆得前達亦是九達之義故李巡注爾雅亦取並軌之義又涂方九軌天子之制諸侯之國不得皆有唯鄭城之內獨有其途故傳於鄭國每言達也故桓十四年焚渠門入及大達莊二十八年眾車入自純門及達市宣十二年入自皇門至于達路劉君以爲國國皆有達道以規杜氏其義非也

文淇按唐人作隋書經籍志云李巡爾雅注已亡則疏中所引李巡注皆非唐人之筆此疏駁劉光伯乃引李注似唐人及見李注矣而實不然陸德明經典釋文作于陳至德元年猶及見李巡注故於毛詩爾雅引李巡注最詳又毛詩正義以光伯爲本引李巡注亦夥今按爾雅釋文達字下不載李

巡並軌之說詩免罝釋文云達九達道也杜預注春秋云塗方九軌此傳釋文云爾雅云九達謂之達杜云道方九軌此依考工記皆不引李巡之注又毛詩疏引爾雅九達謂之達郭璞云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莊二十八年傳及達市杜預云達並九軌與爾雅不合亦不引李巡有並軌之說倘若實有是說詩疏釋文何不直引李巡而乃旁引杜預且詩疏明言杜說與爾雅不合若並軌之訓出諸李巡不得云與爾雅不合也又按公羊定八年傳至于孟衢疏云卽釋宮四達謂之衢李巡云四達各有所至與孫炎說不殊則九達謂達巡亦必與諸家說同足知道方九軌實惟杜預有此異

說李巡必無此謬論也襄二十七年傳得慶氏之木百車于
者皆以爲六道旁出杜以九達並九軌故亦以莊爲六軌也
昭十年傳又敗諸莊疏云釋宮云六達謂之莊注爾雅
道旁出杜皆以一達爲一軌據此二疏足知以
一達爲一軌者始于元凱說爾雅者皆不然也唐人專攻光
伯務期爭勝遂致作僞以欺後人耳疏中所引考工爾雅皆
非唐人之語知然者既云說爾雅者皆以爲四道交出復有
旁通是注爾雅者更無異義而下云李巡注爾雅亦取並軌
之義與上相反足知此疏必非一人之說而注爾雅者皆以
達爲九道交出並未有取並軌之義者亦審矣光伯於注有
先申後駁者唐人於其規杜者皆爲刪節於其申杜者每卽
用其說以爲駁正之辭而又橫爲隔絕遂多踳駁耳
而討窩氏有死者

正義曰宋本無此三字劉炫云羽父遣賊殺公公非窩氏所弒公在
窩氏而死遂誣窩氏弒君欲以正法誅之君非窩氏所弒故
討窩氏之家僅有死者而已言不總誅之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宋本無正義曰三字當是相傳舊本
偶漏增耳此亦足見唐人將舊疏姓名削去易爲正義曰此
偶漏削也
杜注欲以殺君之罪加窩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
無據
正義曰劉炫云欲以弒君之罪加窩氏則君非窩氏所弒而
復不能以正法誅之正法謂滅其族汙其宮也傳言此者進
退無據進誅窩氏則實非窩氏弒君退舍窩氏則無弒君之

人是其進退無據也

文淇按此皆光伯述議也唐人亦漏削炫名耳疏中如此類者甚少唐人既據光伯爲本而疏中引光伯說除規過百餘條外僅亦有百數十條豈有據以爲本之書而所徵引者寥寥若此乎唐人將劉炫姓名削去耳似此不削者亦鮮矣

桓二年

經及其大夫孔父

杜注稱督以弒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

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故知稱督以弒罪在督也諸言父者雖或是字而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衞孫林父乃皆是名故杜以孔父爲名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不名者非其罪則知稱名者皆有罪矣杜既以孔父爲名因論爲罪之狀內不能治其閨門使妻行於路令華督見之外取怨於民使君數攻戰而國人恨之身死而禍及其君故書名以罪孔父也釋例曰經書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仲尼邱明惟以先後見義無善孔父之文孔父爲國政則取怨於民治其家則無閨闈之教身先見殺禍遂及君既無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賊又死無忠事晉之荀息期欲復言本無大節先儒皆隨加善例又爲不安經書臣蒙君弒者有三直是弒死相及卽實爲文仲尼以督爲有無君之

心改書一事而已無他例也是以孔父行無可善書名罪之也案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書字知不然者案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稱握節以死故書其官又宋人殺其大夫傳以爲無罪不書名今孔父之死傳無善事故杜氏之意以父爲名言若齊侯祿父宋公茲父之等父既是名孔則爲氏猶仇牧荀息被殺皆書名氏葢孔父先世以孔爲氏故傳云督攻孔氏也婦人之出禮必擁蔽其面孔父妻行令人見其色美是不能治其閨門又殤公之好攻戰孔父須伏死而爭乃從君之非是取怨於百姓事由孔父遂禍及其君似公子比劫立加弒君之罪杜君積累其惡故以書名責之劉君不達此旨妄爲規過非也

文淇按自皆以善孔父而書字以上爲光伯語知不然者以下乃唐人駁劉之辭必知然者上云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衞孫林父證父得爲名又引宋人殺其大夫傳見稱名皆罪此皆先申杜義而又引公穀善孔父書字在後別爲一解唐人仍引祿父等以駁光伯若非異人之說則所引宋人殺其大夫傳齊侯祿父之等與所謂內不能治閨門外取怨於民不應重言處見矣包君愼言云案善孔父而書字前皆劉氏申杜之語書字以下當有駁杜語但孔氏欲駁劉故不之錄然末云劉君不達此旨妄規杜過則知書字之語是劉引公穀與先儒語以糾正杜失則其上爲劉語益可見矣

傳袞冕黻珽

正義曰阮諶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

文淇按此皆沈氏說也沈氏引阮諶董巴應劭等說而以已意解之其云廣八寸長尺六寸天子之冕者據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之說也云廣七寸長尺二寸諸侯之冕者據董巴之說也云廣七寸長八寸大夫之冕者據應劭之說也唐人見阮諶說有天子以下皆同語與下沈氏說異故增沈引二字

橫隔之使若前爲己說耳然沈所云長尺二寸長八寸者既據董巴應劭之說則所云長尺有六寸廣八寸者自必指阮諶說矣

始懼楚也

正義曰楚世家稱武王使隨人請王室尊吾號王弗聽還報楚楚王怒乃自立爲楚武王是楚武王始僭號稱王也劉炫云號爲武武非謚也

文淇按舊疏引史記光伯申明之光伯所云號爲武武非謚也卽據史記乃自立爲楚武王知之

桓三年

經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杜注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厤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厤故不書王

正義曰桓公元年十年十八年凡四年於春有王九年春無王無月其餘十三年雖春有月悉皆無王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有王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有王正終生之卒也十八年書王范甯注云此年書王以王法終始治桓之事先儒多用穀梁之說賈逵云不書王弑君易訪田成宋亂無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桓杜以正是王正厤從王出故以爲王者

班厤史乃書王明此厤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厤則諸侯之史不得書王言此十三年無王皆王不班厤故也劉炫規過云然天王失不班厤經不書王乃是國之大事何得傳無異文又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經皆書王豈是王室猶能班厤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閏杜云魯之司厤頓置兩閏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螽杜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厤如杜所注厤既天王所班魯人何得擅改又子朝奔楚其年王室方定王位猶且未定諸侯不知所奉復有何人尚能班厤昭二十三年秋乃書天王居于狄泉則其春未有王矣時未有王厤無所出何故其年亦書王也若春秋之厤必是天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關於魯魯人雖或

知之無由輒得改正襄二十七年傳稱司馬過再失閏者是周司馬也魯司馬也而杜釋例云魯之司馬始覺其謬頓置兩閏以應天正若馬爲王班當一論王命豈敢專置閏月改易歲年哀十三年十二月螽仲尼曰火猶西流司馬過也杜於釋例又云季孫雖聞此言猶不卽改明年復螽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馬既言馬爲王班又稱魯人輒改改之不憚于王亦復何須王馬杜之此言自相矛楯以此立說難得而通又案春秋經之闕文甚多其事非一亦如夫人有氏無姜有姜無氏及大雨霖唇咎如潰之類也此無王者正是闕文耳今刪定知此不書王非是經之闕文必以爲失不班馬者杜之所據雖無明文若必闕文止應一事兩事而已不應一公之內十四年並闕王字杜以周禮有頒告朔于邦國都鄙已有成文故爲此說但齊桓晉文以前冀戴天子王室雖微猶能班馬至靈王景王以後王室卑微馬或諸侯所爲亦遙稟天子正朔所以有子朝之亂經仍稱王不責人所不得也猶如大夫之卒公疾在外雖不與小斂亦同書日之限然則司馬之過魯史所改據此而言有何可責劉君不尋此旨橫生異同以規杜過恐非其義也

文淇按今刪定以下乃唐人駁劉之辭前皆光伯原文光伯有先申釋杜義而後以己意規之者此類是也此云然天王失不班馬然者承上文而言之非發端之語詞也唐人橫加劉炫規過云五字乃於文理有礙王謨漢魏遺書鈔輯光伯

規過知其不可通遂刪去然字不知此爲唐人所竄改也

桓五年

經州公如曹

正義曰周禮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隱五年公羊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然則三公之外爵稱公者唯二王之後杞與宋耳此州公及僖五年晉人執虞公並是小國而得稱公者鄭元王制注以爲殷地三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武王克殷雖制五等之爵而因殷三等之地及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小國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滿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蓋指此州公虞公也案虞是克商始封非爲殷之餘國鄭元之言不可通於此矣杜之所解亦無明言唯世族譜云虞姬姓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爲虞仲之後處中國爲西吳後世謂之虞公服虞云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爲公未知孰是或可嘗爲三公之官若號公之屬故稱公也以其無文故備言之劉炫難服云周法二王之後乃得稱公雖復周公太公之勳齊桓晉文之霸位止通侯未升上等州有何功得遷公爵若其爵得稱公土赤應廣安得爵爲上公地仍小國若地被兼黜爵亦宜減安得地既削小爵尚尊崇此則理之不通也

文淇按前則舊疏原文後乃光伯述議舊疏引服虔說而意

不能定故云未知孰是故備言之光伯則直斥服說不似舊疏之依違光伯難服卽是不從舊疏唐人加難服二字以示區別耳若前爲唐人之筆旣引服虔說疑不能定矣又引光伯之難服何也

傳啓蟄而郊

杜注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

正義曰鄭元注書多用讖緯言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崑崙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大司樂冬至祭於圜邱者祭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月令四時迎氣於四郊所祭者祭五德之帝大微宮中五帝坐星也春秋緯文耀鉤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蒼帝其名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五德之帝謂此也其夏正郊天祭其所感之帝焉周人木德祭靈威仰也魯無冬至之祭唯祭靈威仰耳惟鄭元立爲此義而先儒悉不然故王肅作聖證論引羣書以證之言郊則圜丘圜丘卽郊天體惟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集解釋例都不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啓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此注直云祀天南郊不言靈威仰明與鄭異也劉炫云夏正郊天后稷配也冬至祭天圜丘以帝王配也

文淇按前則舊疏原文後乃光伯述議語舊疏謂鄭元立此

義先儒悉不然又引王肅說謂郊卽圜丘圜丘卽郊而極詆康成六天之說劉則與舊疏異謂夏正郊天以后稷配冬至祭天以帝嚳配蓋申鄭說明郊與圜丘之不可合爲一也若前爲唐人說既引鄭說在前而謂杜身處晉朝共遵王說明與鄭異矣又引劉說申鄭何也

始殺而嘗

杜注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

正義曰哀十三年子服景伯謂吳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公季辛而畢彼雖恐吳之辭亦是八月嘗祭之驗也何則於時會吳在夏公至在秋景伯言然之時秋之初也若嘗在建申當言九月不應遠指十月知十月是嘗祭之常期周之十月是建酉之月也

文淇按哀十三年正義云七月辛丑盟因景伯以還今景伯稱十月當謂周之十月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且祭禮終朝而畢無上辛盡於季辛之事景伯以吳信鬼皆虛言以恐吳耳與此疏異非一人之筆也

桓十一年

傳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

杜注商紂也周武王也傳曰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

正義曰古文尚書泰誓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昭二十四年傳引之云亦有離德已與本

小殊此注引予爲武王又倒其先後者便文耳雖言傳曰非傳本文劉炫云欲以證商周之不敵故先少而後多非便文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舊疏云又倒其先後者便文耳光伯云非便文乃承舊疏之說而駁正之若前爲唐人語光伯豈逆知唐人有便文之語而先云非便文以異之哉必不然矣

桓十三年

傳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酅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杜注公後地期而及其戰故不書所戰之地正義曰兩敵將戰必豫期戰地公未見紀鄭紀鄭已與齊宋先設戰期公不及戰期唯及其戰故言戰而不書所戰之地言此地非公所期故不書也釋例曰桓十三年戰不書所所者期戰所在之地也公會戰而後其期猶及諸侯共其成敗故備書諸國而不書地成十六年傳曰戰之日齊國佐至於師此其類也然則諸戰書日者日卽從月計此經當云二月己巳公會紀侯鄭伯今退己巳於鄭伯之下者春秋之例公之出會例多以月要盟戰敗例多以日故己巳之文在公會紀侯鄭伯之下十二年十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於宋亦其類也服虔云下日者公至而後定戰日地之與日當同時設期公既不及期地安得及期日也劉炫云公會紀鄭告廟而行始行卽書會也其戰之日則戰罷乃告廟史官雖連並

其文而存其本旨己巳是戰日故下日以附戰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舊說謂要盟戰敗例
多以日劉謂其戰之日戰罷乃告廟不從舊說也

桓十六年

經冬城向

杜注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因謂傳誤此城向亦
俱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而書之耳經書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傳云五月叔弓如滕卽知但稱時者未必與
下月異也又推校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卻而節前水星可在
十一月而正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此未正中也功役
之事皆總指天象不與言厤數同也故傳之釋經皆通言二

時不月別

正義曰杜以城向與下同月故檢叔弓如滕經傳之異如滕
與葬同月知此城向與出奔同月但本事既異各隨本而書
之下有月而此無月耳其實同是十一月也但十一月水星
昏猶未正故覆推校厤數此年月卻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
而正又方者未至之辭故以定之方中爲方欲向中而實未
正中十一月可以興土功書時非傳誤也劉炫規過以爲案
周語云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駟見而隕霜火見而
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隕霜而
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
室之中土功其始先儒以爲建戌之月雪始降房星見霜降

之後寒風至而心星見鄭元云辰角見謂九月本天根見謂九月末天根謂氐星是也自然火見是建亥之月又春秋城楚邱是正月而杜引詩云定之方中未正中也定星豈正月未正中乎據此諸文則火見土功必在建亥之月則建戌之月必無土功之理而杜以爲建戌之月得城向者非也今以爲周語之文單子見陳不除道故譏爲此言故所舉時節並在早月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單子云隕霜而冬裘具九月已裘是其早也且周語之文據尋常節氣九月而除道十月而興土功杜以此年閏在六月則建戌之月二十一日已得建亥節氣是十月節氣在九月之中土功之事何爲不可諸侯城楚邱自在正月衞人初作宮室必在其前杜云定星方

欲正中於理何失劉君廣引周語之文以規杜杜以月卻節前何須致難

文淇案今以爲周語之文以下乃唐人駁光伯之詞前皆光伯語也光伯先申杜義而後駁之本作炫以爲劉規過三字唐人所增使若前爲己說耳劉云春秋城楚邱是正月與詩作于楚宮在同月孔以爲諸侯城楚邱自在正月衞人初作宮室必在其前今按詩鄘風疏云此定之方中小雪時則在周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楚邱穀梁傳曰不言城衞衞未遷則諸侯先爲之城其城文公乃於其中營宮室也建城在正月則作室亦在正月矣而云得時者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爲土功之時以厤校之僖二

年閏餘十七則閏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爲得時也詩疏所言與劉義合與孔說違詩疏亦以劉炫爲本足知詩疏亦爲光伯筆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四十八終

善化劉鐸
長沙王賓校

儀徵劉文淇孟瞻著

左傳舊疏考正三

莊六年

傳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

杜注本末終始也衷節適也譬之樹木本弱者其枝必披非人力所能強成

正義曰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也爲不知揆度形勢矣夫立人爲君使能自堅固其位者必當揆度於本末度其本者謂其人才德賢善根本牢固度其末者謂其人終能保有邦國蕃育子孫知其堪能自固而後立其衷焉衷謂節適言使

得節適時乃立之也若不能知其本之可立與否則不當謀之如似樹木知其根本之弱不能生長枝葉以喻所立之人材力劣弱不能保有邦國蕃育子孫則不須自強立之時以樹木本幹喻適枝葉喻庶言文王子孫本幹枝葉適子庶子皆傳國百世由文王之德堪使蕃滋故也劉炫云度其本謂思所立之人有母氏之寵有先君之愛有彊臣之援爲國人所信服也度其末謂思所立之人有度量有知謀有治術爲下民所愛樂也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光伯解度其本末與舊疏異若爲唐人之筆不當引劉說以自駁卽引之亦宜在前而駁正之今劉說在後又無駁難故知前爲舊疏也知非唐人先言己意而引劉說在後別爲一解者孔序據劉炫爲本其有缺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是孔氏止此三例也

莊十年

經以蔡侯獻舞歸

杜注獻舞蔡季

正義曰穀梁傳曰以歸猶愈乎執也杜於隱七年注云但言以歸非執也則以歸者直將與其歸不被囚執其恥輕於執也釋例得獲例曰敵國交兵亦有兵器之獲欲殊別君臣故於君曰滅於臣曰獲國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望當與社稷宗廟其存亡者也而見獲於敵國雖存若亡死之與生皆

與滅同至於偏軍元帥君之臣僕出身致命榮辱得失自其常事故傳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如杜此言師敗身虜亦應稱滅此不言滅而云以歸者釋例所云據宗廟社稷已亡而君見獲於敵君身雖在與亡無異皆以滅爲文則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是也若社稷宗廟不亡君身見獲於敵則云以歸此蔡侯獻舞歸是也劉炫云在陳死則稱滅以還者則言以歸以規杜氏非也

文淇按釋例所云以下乃唐人駁劉之辭前皆光伯原文也在陳死則稱滅以還者則言以歸本在此不言滅而言以歸者之下劉意君死曰滅生曰以歸駁釋例死之與生皆與滅同之說蓋以蔡侯師敗身虜若依釋例之說亦應稱滅今不言滅而云以歸則釋例之說非矣昭二十三年疏云劉炫謂此胡沈之君戰死故稱滅也春秋君戰生稱獲者皆言以歸不書滅何得言雖存若亡皆爲滅彼亦先引釋例而後駁之與此同也必知然者杜此注第云獻舞蔡季不解以歸光伯所規必釋例也既規釋例豈有不引釋例之文而但空發己意以規之哉此可見唐人刪改之跡矣

莊十一年

傳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杜注王者無敵於天下天下非所得與戰者然春秋之世據有其事事列於經則不得不因申其義有時而敗則以自敗爲文明天下莫之得校

正義曰此亦周公舊凡杜解舊凡之意得有王師敗績者以周公制禮理包盛衰故周禮載大喪及王師不功之事故舊凡例有敗績之文杜以尊卑逆順言之天王不應有戰敗之事遂申說凡例故云無敵於天下天下非所得與戰者然春秋之世據有其事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是事列於經邱明不得不因申舊凡之義蘇氏之說義亦如此沈氏不解杜意以京師敗績非周公舊凡是孔子新意邱明爲傳不得不因申孔子新意之義劉炫亦不達杜旨謂杜與沈氏意同非矣疏中所引沈氏非盡唐人所引補劉氏之疏漏者也

莊十七年

經齊人執鄭詹

杜注齊桓始伯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爲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不稱行人罪之也行人例在襄十一年諸執大夫皆稱人以執之大夫賤故

正義曰僖七年傳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先言詹是詹最貴也且傳稱鄭不朝也以君不朝而詹被執明詹是執政大臣爲不道君使朝故執之也若詹不至齊則無由被執知是詣齊見執蓋聘齊也昭八年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傳曰罪不在行人也無罪乃稱行人知不稱行人罪之也襄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傳曰書曰行人言使人也言使人者

言非使人之罪也書曰者是仲尼新意故指以爲例也執諸侯有稱人稱侯之異執大夫者悉皆稱人以執之爲大夫賤故也劉炫以此注云詣齊見執釋例曰詹本非出使謂二者自相矛楯令知非者齊以鄭不朝而責於鄭鄭今詹詣齊謝罪齊人執之故釋例云元非出聘之使集解云詣齊被執二文雖異事實同耳劉炫不尋此意乃爲規過非也

文淇按今知非者以下乃唐人駁劉之辭前皆光伯原文劉字唐人所增必知前非唐人語者孔沖遠云鄭令詹詣齊謝罪齊人執之故釋例云元非出聘之使而上云知是詣齊見執蓋聘齊也若非異人之說何以數行之中自相矛楯故知前皆光伯語且光伯引釋例曰詹本非出使是也唐人引釋例曰元非出聘之使非也按永樂大典有杜氏釋例其執大夫行人例云鄭叔詹魯行父之等以執政受罪本非出使故不稱行人又襄十一年傳曰書曰行人言使人也疏引釋例云鄭叔詹魯行父等以執政受罪本非出使故不稱行人是釋例初不言出聘之使劉意謂詣齊見執爲聘齊既是聘齊即爲出使故以釋例本非出使與此注詣齊相違唐人改釋例之文謂元非出聘之使以牽就此注一若詣齊之言不指聘齊與釋例元非出聘之語合蓋唐人專欲阿杜妄意攻劉於其不可通者輒自增改舊文務期爭勝此類是已足知隱十一年疏所引李巡並軌之說謂爲妄作非誣之也

莊二十二年

傳初懿氏卜妻敬仲

正義曰此傳鳳凰于飛下盡莫之與京襄十年傳稱衞卜禦寇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哀九年傳稱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三者皆是繇辭其辭並韻則繇辭法當韻也郭璞撰自所卜事謂之辭林十三經校勘記云按隋書經籍志有周易新林易洞林皆郭璞撰此作辭誤其辭皆韻習於古也

文淇按此云繇辭法當有韻哀十七年疏劉炫云卜繇之辭文句相韻與此疏合彼疏孔沖遠駁劉光伯云繇辭之例未必皆韻與此疏違則此非唐人筆也

成子得政

杜注成子陳常也敬仲八世孫陳完有禮於齊子孫世不忘德德協於卜故傳備言其終始卜筮者聖人所以定猶豫決疑似因生義教者也尚書洪範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南蒯卜亂而遇元吉惠伯答以忠信則可臧會卜僭遂獲其應邱明故舉諸縣驗於行事者以示來世而君子志其善者遠者他皆放此

正義曰沈氏云世家桓子生武子啓及僖子乞乞卒子常代之是爲田成子是於敬仲爲七世言八世者據其相代在位爲八世也成子弒簡公專齊政是莫之與大也成子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白生太公和和遷齊康公於海上和立爲齊侯和孫威王稱王四世而秦滅之作傳之時完之子孫已盛

故傳備言其終始也世家云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左傳終始稱陳田必非敬仲所改未知何時改耳左傳之初至此始有卜筮故杜於此通說之曲禮曰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是先王立之本意也因而生義教謂教人以行義行善則德協於卜行惡則遇吉反凶必以行義乃可卜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謀及卿士而以卜筮同之是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也南蒯卜爲亂不信則不可臧會卜爲僭不信乃遂吉二事相反故特引之言卜筮應人行也南蒯在昭十二年臧會在昭二十五年南蒯筮而言卜者卜筮通言耳杜引洪範者欲明龜筮未必神靈故云以同卿士之數言龜筮所見纔與卿士同耳又引南蒯者明吉凶由行不由卜筮欲使人修德行不可純信卜筮也又引臧會者吉凶亦由卜筮不可專在於行欲使人敬龜筮也故邱明舉縣驗於行事者以示來世修德行敬龜筮言驗於行事者南蒯則行驗而龜筮不驗臧會則行不驗而龜筮驗言君子志其善者遠者善者謂勸人修德行敬龜筮是也遠者謂舉其大綱勸人爲善長久遠道非有臨時應驗此遠者卽上善者指其事謂之善指其教謂之遠劉炫云計春秋之時卜筮多矣邱明所載唯二十許事舉其縣驗於行事者其不驗者不載之君子之人當記其志之善者知之遠者他皆放此

文淇案此劉光伯述議語以上皆沈氏說知然者隱二年公

會戎於潛杜注謂皆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疏引沈氏云駒支事見襄十一年此云南蒯在昭十二年臧會在昭二十五年同一體例故知皆沈氏說也沈說亦劉所引包君愼言云按光伯說亦與前異光伯以善爲志之善者卽景伯所云忠信之事也遠爲知之遠者卽易之所謂先心中庸之所云前知也分善遠爲二與舊說之合于一者不同

閔元年

傳辛廖占之曰吉

杜注辛廖晉大夫

正義曰杜云辛廖晉大夫則以畢萬筮仕在晉國而筮劉炫云若在晉國而筮何得云筮仕於晉又辛甲辛有幷是周人何故辛廖獨爲晉大夫今知不然者傳以畢萬是畢國子孫今乃筮仕於晉言於晉以對畢耳非謂筮時在他國也按昭十五年傳云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注云辛有周人二子適晉爲太史則辛氏雖出於周枝流於晉劉炫用服氏之說以爲畢萬在周筮仕于晉亦辛而規杜過其義非也

文淇案今知不然以下乃唐人駁劉之辭前皆光伯語光伯先申杜而後駁之又劉用服說以爲畢萬在周筮仕于晉亦當在何故辛廖獨爲晉大夫之下經唐人刪削移易前後無以審知耳包君愼言云光伯規杜語當有所承若前非光伯述議語則光伯云何得云筮仕于晉之語無根矣

閔二年

傳是服也狂夫阻之

杜注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

正義曰劉炫云阻疑以意訓耳今言猶云阻疑是阻得爲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於此服有疑也服虔云阻止也方相之士蒙元衣朱裳主索室中毆役號之爲狂夫止此服言君與大子以狂夫所止之服衣之晉語云且是之衣也狂夫阻之衣也韋昭云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也將服是衣必先詛之是由無正訓各以意解劉以意解方相氏狂夫所服元衣朱裳左右同色不得爲偏衣駁服氏以方相之服解偏衣也詛乃服之文無所出故杜別爲此解

文淇按此皆述議語王讚以服虔以下非光伯語誤也劉以爲當作炫以爲所謂各以意解者謂服解爲止韋解爲詛炫謂左右同色不得謂偏衣駁服氏以方相之服解偏衣也詛乃服之文無所出駁韋氏阻卽詛字也辭有首尾一人之言唐人刪改之跡於此可見矣

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

杜注驪姬爲內寵二五爲外寵奚齊爲嬖子曲沃爲大都故曰亂本成矣

正義曰辛伯之語先有成文其內寵之徒不爲晉發故劉炫云二五嬖賤不得爲二政大子不以曲沃作亂不得爲大都

而杜云驪姬爲內寵二五爲外寵奚齊爲嬖子曲沃爲大都者今刪定以爲辛伯之言雖不爲晉要晉國之亂事理相當故杜以事託之二五爲耦嬖傷晉室曲沃彊大大子奔之又築屈與蒲終爲禍難但此據大子故以曲沃爲文劉君不達此旨而爲規過違傳意也

文淇按今刪定以下乃唐人駁劉之辭故劉炫云四字乃唐人所增改惟光伯云不爲晉發故唐人駁劉云雖不爲晉文勢相射劉以杜違傳意何耶劉祇違杜意耳足知違傳意也四字亦光伯語在曲沃爲大都者之下唐人卽移之於下以爲駁光伯之辭而不知其有不通也況曲沃爲大都者以下語勢未了橫爲隔斷文義全乖疏中類此者不少矣

僖五年

傳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

杜注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

正義曰左傳諸所發凡皆是周之舊典既言禮也更復發凡是重申周典也直言必書雲物不更云公是日官掌其職非公所當親也劉炫規云書雲物亦是公親爲之但上文有公既視朔故下文去公字耳今刪定知不然者上言公既視朔是傳家之語下云必書雲物是周公舊凡舊凡之文包諸侯天子若諸侯稱公書雲物則天子當稱王書雲物是知舊凡元無王公之文日官掌其事若以上文有公既視朔故去公

字然則周公舊凡豈預知有公既視朔没去公字乎苟生異見妄規杜氏非也

文淇按杜氏序其發凡以言例疏云計周公垂典應每事設法而據經有例於傳無凡多矣釋例四十部無凡者十五然則周公之立凡例非徒五十而已蓋作傳之時已有遺落邱明采而不得故也且凡雖舊例亦非全語邱明采合而用之耳終篇云諸凡雖是周公之舊典邱明撮其體義約以爲言非純寫故典之文也蓋據古文覆逆而見之此邱明會意之微致是其說也如彼疏所言是則邱明撮凡爲言非純寫故典與彼疏違知彼疏亦非沖遠筆也又隱七年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疏云諸發凡者皆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邱明采合舊語以發明史例雖意是舊典而辭出邱明非全寫舊語亦與劉義同與孔說異

僖十年

傳及七輿大夫

杜注侯伯七命副車七乘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侯伯七命貳車七乘貳卽副也每車一大夫主之謂之七輿大夫服虔云下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襄二十三年下軍輿帥七人往前申生將下軍今七輿

大夫爲申生報怨欒盈將下軍故七輿大夫與欒氏炫謂服言是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光伯先引大行人以申杜氏又引服虔說謂服言爲是以規杜過孔沖遠未駁顯係疏漏邵瑛王謨兩家俱亦遺之

僖十五年

經公如齊

杜注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例在文十五年

正義曰文十五年曹伯來朝傳曰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杜云十一年曹伯來朝雖至此乃來亦五年也此十年公如齊至此則六年非五年再朝之事杜引之

者以去朝歲亦五年故引證之劉炫云杜云禮者謂文十五年傳爲禮此仍非禮也汲古閣本作此仍爲禮也宋本作非禮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舊以此朝爲禮光伯述議以此朝爲非禮乃駁正前說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杜注例得大夫曰獲晉侯背施無親惪諫違卜故敗絕下從衆臣之例而不言以歸不書敗績晉師不大崩

正義曰諸侯與大夫因戰而被殺者昭二十三年傳例君死曰滅大夫死曰獲其被囚虜者大夫生死同名皆稱爲獲國君生獲則曰以歸蔡侯獻舞沈子嘉胡子豹之類皆是也今此晉侯稱獲故解之不書敗績晉侯之車還瀍而被執耳其

師不大崩也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也莊十年以蔡侯獻舞歸疏云劉炫云在陳死則稱滅以還者則言以歸以規杜氏又昭二十三年傳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疏云劉炫謂此胡沈之君戰死故言滅也春秋君戰生稱獲者皆言以歸不書滅何得言雖存若亡皆爲滅公羊傳曰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以歸韓戰敗晉侯從大夫例故書獲以規杜失此疏云國君生獲則曰以歸與劉說同疑亦光伯語也

僖十六年

經公子季友卒

杜注稱字者貴之

正義曰季是其字友是其名猶如仲遂叔肸之類皆名字雙舉劉炫以季爲氏而規杜過非也炫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也

文淇按此疏當云季是其字友是其名猶如仲遂叔肸之類皆名字雙舉劉炫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也上爲舊疏原文下爲光伯規過之辭孔以劉炫以季爲氏而規杜過非也橫隔之觀文自見劉駁舊說唐人卽以舊說駁劉疏中類此者不少矣

傳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

杜注魯喪齊亂宋襄公不終別以政刑吉凶他占知之

正義曰此三者叔興止言其事不說知之所由或觀政教刑法或他事別有占驗故云別以政刑他占知之言知之不由石鷁也劉炫云政者若周大夫入陳竟見官職不修君臣南冠如夏氏知簡夷將亂子貢見公執玉卑知其替死也刑者若夷吾忌克多怨君子知其不終也吉凶有二陰陽調序四海玉燭時吉也陰陽錯逆寒暑失度民多癘疫五穀不登時凶也父慈子孝君義臣忠人吉也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人凶也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舊疏甚略又漏釋吉凶光伯說詳矣

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

杜注言石隕鷁退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叔興自以對非其實恐爲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

正義曰劉炫云言是陰陽之事也則知事由陰陽若陰陽順序則物皆得性必無妖異故云陰陽錯逆所爲非人吉凶所生也傳稱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洪範咎徵曰狂恆雨若之類皆言人有愆失乃致陰陽錯逆而云陰陽錯逆非人所生者石隕鷁飛事由陰陽錯逆陰陽錯逆乃是人行所致襄公不問己行何失致有此異乃謂既有此異將來始有吉凶故答云是乃陰陽之事非將來吉凶所生言將來若有吉凶協此石鷁之異耳非始從石鷁而

出也襄公不知陰陽錯逆爲既往之咎乃謂將來吉凶出石鷁之間是不知陰陽而空問人事故云君失問也叔興若以實對當云由君德失致有此異今乃別以政刑他占橫說齊亂魯喪自以對非其實恐爲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以此言也服虔云鷁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己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爲石隕鷁退吉凶所從而生故云君失問是劉炫用服義爲說也今刪定以杜注云石鷁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則陰陽錯逆自然有此非由人事之失致此錯逆又吉凶不由石鷁所生故傳云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是吉凶不由石鷁石鷁不由於人則吉凶之來別由人行得失耳故釋例云或異而無感或感而不可

知如此之類是也其傳云亂則妖災生洪範曰狂恆雨若此皆假之陰陽以爲勸戒神道助教非實辭也但聖賢之說未知孰是故兩載其義以俟後賢

文淇按此劉孔各爲一說劉欲合服杜爲一說非以服義規杜過又劉引傳亂則妖災生洪範曰狂恆雨若孔亦引之而意各不同足知疏中所引書傳凡重疊其辭者必異人之說也

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正義曰言將來吉凶由人行所致行善則有吉行惡則有凶

吉凶自由於君不從石鷁而出吾不敢逆君之心故假他占以對之

文淇按上疏劉光伯以爲非將來吉凶所生襄公不知陰陽

錯逆爲既往之咎乃謂將來吉凶由石鶟之閒孔云非由人事之失致此錯逆此疏與劉說合知爲光伯語也

僖十九年

經邾人執鄫子用之

杜注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也鄫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爲罰已虐故直書用之言若用畜產也不書社赴不及也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爲文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他命

正義曰昭十一年楚執蔡世子友用之與此執鄫子用之皆惡其無道直書用之言其若用畜牲所以惡楚宋也惡宋而以邾自用爲文者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他命事實

惡宋亦所以惡邾也傳稱用之于社而經不書于社故云赴不及也劉炫規過云執蔡世子友用之不言岡山此何須云于社今刪定知不然者以莊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今鄫子既同畜牲而用當云邾人用鄫子于社今不云于社故知赴不及則昭十一年執蔡世子友用之亦赴不及也

文淇按今刪定以下乃唐人駁劉之辭餘皆光伯述議也劉炫規過云五字本作炫謂二字必知前皆光伯語者此疏解注直書用之言若用畜產訖卽解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爲文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於他命將不書社赴不及一句移之在下而駁正之傳稱用之于社而經不書于社故云赴不及也炫謂執蔡世子友用之不言岡山此何須云

于社辭有首尾一人之說唐人增易劉炫規過云五字橫隔之使若前爲己說且便後之駁正劉說耳

僖二十五年

經宋蕩伯姬來逆婦

杜注無傳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爲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婦人越竟迎婦非禮故書

正義曰伯姬魯女而以宋蕩冠之知爲宋大夫蕩氏妻也婦者對姑之文姑卽伯姬故知自爲子來逆婦公羊傳曰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穀梁傳曰婦人旣嫁不踰竟是婦人越竟逆婦非禮也以非禮故書之紀裂繻來逆女此云逆婦者姑自來逆故卽稱婦也宋有蕩氏者宋桓公生公孫壽壽生蕩意諸意諸之後以蕩爲氏則此人氏蕩也故云蕩氏妻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隱八年傳爲謚因以爲族正義云其蕩伯姬者公子蕩之妻不可言公子伯姬故繫於夫字言蕩伯姬非當時之氏此與彼疏不同彼爲駁正劉炫語則爲沖遠之詞此光伯申杜義也

公會衛子苔慶盟于洮

杜注洮魯地

正義曰八年盟于洮杜云曹地三十一年魯始得曹田此時不得爲魯地註誤耳

文淇按唐人從未規正杜失此亦當爲光伯述議語

傳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杜注徑猶行也

正義曰杜以徑猶行者以傳文爲徑故釋爲行上讀爲義劉炫改徑爲經謂經歷飢餒下屬爲句輒改其字以規杜氏非也

文淇按釋文云徑古定反一讀以壺飧從絕句讀徑爲經連下句乖於杜意所謂一讀者卽此光伯也陸氏釋文作於未平陳以前時南北雖未混一或可遙聞光伯之說而筆之於書也

僖二十六年

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杜注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

正義曰自祝融至鬻熊司馬遷不能紀其世杜言十二世不知出何書故劉炫規杜云計其間出有一千二百年畧而言之則百年爲一世計父子爲十二世何以得近千二百年乎今刪定知不然者以其間或兄弟伯叔相及皆爲君故年多而世少或可轉寫誤劉更無別文以意而規杜氏未爲得也

文淇按不知出何書以上亦光伯語文氣恰相承接光伯所謂其間者卽指自祝融至鬻熊而言若前非光伯之語則其間之文空無所承是以知前爲光伯語也故劉炫規杜云六字唐人所增今刪定知不然者以下乃唐人駁劉之辭也

僖二十八年

經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杜注畀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

正義曰劉炫云公羊傳曰畀者何與也其言以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何休云宋稱人者明聽訟必師斷與其師眾其之穀梁傳曰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注云畀上與下之辭故不以侯畀公按傳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則田亦稱人非爲斷獄故稱人也若不使晉侯與宋公自可改其畀名何以名之爲畀而使義不得與也若與宋人豈宋國卑賤之人得獨受曹伯而治之乎二傳之言皆不得合左氏當以人爲眾辭舉國而稱之耳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駁二傳以申左氏也疏中駁二傳者不少辭義辯博皆當爲光伯語但以姓氏俱經刪削悉未錄出讀者當以意求之此則姓氏未經刪削者也

傳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

杜注謂今與晉遇當用此三志

正義曰允當則歸謂信當分理則須歸還無求過分決戰取勝也知難而退謂知前敵之難則須退辟也有德不可敵謂必知敵彊不須與競也此三志者與晉相遇之謂矣劉炫云當則歸謂彼雖可勝得當則還言前人弱於己也知難而退謂勝不可必早自收斂言前人與

己敵也有德不可敵謂必知彼彊不須與競言前人彊於己也三者從弱至彊總言晉之謂矣指言晉彊於己也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也前則舊疏原文劉說與舊疏異而較詳審

僖三十年

傳秦軍氾南

杜注此東氾也在滎陽中牟縣南

正義曰劉炫云二十四年王出適鄭處于氾注云鄭南氾也釋例土地名僖二十四年氾下云此南氾也周王出居于氾楚伐鄭師于氾襄城縣南氾城是也此年氾下云此東氾也秦軍氾南晉伐鄭師于氾滎陽中牟縣南氾澤是也杜考校既精當不徒爾尋討傳文未見杜意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所謂考校既精云云乃規杜過段氏玉裁疑此疏末四句有脫誤非也

僖三十二年

傳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

杜注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蜀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

正義曰此道見在殽是山名俗呼爲土殽石殽其阨道在兩殽之間山高而曲兩山參差相映其下雨所不及故可以辟風雨也公羊傳曰蹇叔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卽死必於殽之

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此注言兩山相嶔故可以辟風雨者杜氏此言或取公羊之意嶔字蓋從山但嶔巖是山之貌而云相嶔文亦不順未能審杜意也何休云其處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辟風雨文淇按此光伯述議也所云文亦不順未審杜意者乃規正杜過又引何休說在後似以何解爲正但規意不顯唐人漏駁耳

僖三十三年

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杜注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于宗廟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

正義曰鄭元解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杜解左傳都不言祫者以左傳無祫語則祫禘正是一祭故杜以審諦昭穆謂之爲禘明其更無祫也古禮多亡未知孰是且使禮傳各從其家而爲之說耳劉炫云以正經無祫文也唯禮記毛詩有祫字耳釋天云禘大祭也則祭無大於禘者若祫大於禘禘焉得稱大乎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舊疏謂杜解左傳都不言祫以左傳無祫語劉光伯承其說而更以正經無祫文

明之

文元年

傳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

杜注步厤之始以爲術之端首期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是有遲速而必分爲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爲閏故言歸餘於終

正義曰日月之行有遲有速日行遲月行速凡二十九日過半者謂一日於厤法分爲九百四十分月行及日謂之一月過半者謂一日於厤法分爲九百四十九分是過半二十九分今一歲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之一其十二月一周唯三百五十四日又得餘氣周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其十二月一周唯三百五十四日是少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未得氣周細而言之一歲只少弱十一日所以然者一月有餘分二十九一年十二月有餘分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既得三百五十四日又得餘分三百四十八其四分日之一一日爲九百四十分則四分日之一爲二百三十五分今於餘分三百四十八內取二百三十五以當卻四分日之一餘分仍有一百一十三其整日唯有十一日又以餘分一百一十三減其一日九百四十分唯有八百二十七分是一年有餘十日八百二十七分少一百一十三分不成十一日也劉炫云則一歲爲十二月猶有十一日有餘未得周也分一周之日爲十二月則每月常三十日餘計月及日爲一月則每月爲二十九日餘前朔後朔相去二十九日餘前氣後氣相去三十日餘每月參差氣漸

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爲此月之正取中氣以正月故言舉正於中也月朔之與月節每月剩一日有餘所有餘日歸之於終積成一月則置之爲閏故言歸餘於終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光伯承舊說而申明之則者承上之辭若前爲唐人語光伯豈反申明其說乎

文二年

經作僖公主

杜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正義曰主所用木經無正文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左傳唯言祔而作主主一而已非虞練再作公羊之言不可通於此也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先儒舊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社爲木主者古論不行于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劉炫就此以規杜過未爲得也文淇案此唐人駁劉之辭自皆以爲社主社爲木主者以上皆當爲光伯語雖經刪削無以知其必然與否然上云先儒舊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下云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其辭重疊必爲異人之說又社爲木主者語氣未了橫以古論不行於世隔絕其辭亦踳駁之甚矣

文七年

傳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杜注爲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本

正義曰鄭往前侵衛田今晉令鄭歸還衛田也言歸鄭衛田者謂晉歸以鄭所取衛田故杜下注云匡本衛邑中屬鄭令鄭還衛是也然晉亦還衛田獨言鄭還衛田者以鄭歸衛田爲主遂畧之劉炫以爲歸鄭及歸衛田怪傳文歸衛不歸鄭而規杜氏非也

文淇案此唐人駁劉之詞光伯語經刪削遂致踳駁耳劉炫以爲歸鄭及歸衛田所謂歸衛田者據下傳歸匡戚之田於衛所謂歸鄭田者據下傳且復致公壻池之封光伯從服虔說以晉人致之於鄭是劉意用服說釋傳非怪傳文歸衛不歸鄭也而此疏云怪傳文歸衛不歸鄭者杜此注云爲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本似杜意亦以晉人歸鄭田而下注云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衛地以封之今並還衛則又以晉人唯歸衛田不歸鄭田故劉據此注怪下傳注但言歸衛不歸鄭以規杜氏唐人專事阿杜遂云此注云爲晉歸鄭衛田張本者謂晉令鄭歸還衛田已屬不辭又誤以劉怪傳文劉氏既用服義申傳以爲歸鄭田則其不怪傳文明矣劉氏唯怪下注與此注不符耳唐人刪改之率於此可見

文八年

傳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杜注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衛地以封之今並還衛也申鄭地傳言趙盾所以能相幼主而盟諸侯

正義曰杜以上言歸匡戚之田于衞又言且復致則晉亦致于衞故言又取衞地以封之今並還衞也劉炫云服虔以爲致之于鄭以服言是規杜已釋之

文淇案所謂已釋之者已於上年疏釋之也傳云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則其爲歸鄭可知杜注云歸衞背謬顯然無可袒護唐人於此疏隱約其辭於前疏含混其語大可哂也

文十三年

傳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

杜注士會堯後劉累之允別族復累之姓

正義曰伍員屬其子於齊使爲王孫氏者知已將死豫令改族其傳又爲而發之士會之帑在秦不顯於會之身復無所辟傳說處秦爲劉氏未知何意言此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爲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其源本出劉累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明帝時賈逵上疏云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後引之以爲證耳

文淇案襄二十四年疏云炫於處秦爲劉謂非邱明之筆豕韋唐杜不信元凱之言已之遠祖數自讖許如彼言之則此節疏其爲光伯之筆顯然可見

文十四年

傳將免我乎爾爲之

杜注言將復殺我

正義曰言爾已殺君矣我若爲君爾將肯放兔我乎言將復殺我劉炫云爾將免我爲君之事乎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光伯語亦規杜過孔漏言耳

文十五年

經宋司馬華孫來盟

杜注華孫奉使鄰國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使其官皆從故書司馬

正義曰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衞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彼先以君命行聘禮既而別與之盟故書聘又書盟此雖使來聘魯不令結盟故書盟不稱使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於師卽其比也諸侯之卿例書名氏以華耦能率其屬官備禮盡儀故貴其人書其官也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唯言其官不言氏族此既書司馬復曰華孫者劉炫云或以爲華耦貴之既深故特書族案傳華耦魯人以爲敏則君子不許是魯貴之不深蓋史有文質故辭有詳畧也

文淇案此皆光伯述議語劉炫云三字乃唐人所插注使若前爲已說耳然按諸文勢則乖知必一人之說也若爲唐人之筆豈光伯但引或說而上無所承待唐人引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以爲比例哉必不然矣

傳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

正義曰釋例曰古之盟會必備禮儀示等威明貴賤各以成禮爲節節制兼備則名位不愆華孫居擾攘之世而能率由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使重而事敬則魯尊而禮篤故貴之也至于宴會追稱先人之罪爲己謙辭謙以失辭故傳云魯人以爲敏明君子所不與也是言善惡兩舉之事也襄五年傳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言貪也罪壬夫不刑責共王亦是兩舉之文其事類如此也服虔云華耦爲卿侈而不度以君命修好結盟舉其官屬從之空官廢職魯人不知其非反尊貴之其意以爲貴之者魯人貴之非君子貴之案經儀父與魯結好子哀不義宋公司城兹節來奔單伯自齊致命傳皆言書曰貴之實善而貴之也此亦云書曰司馬華孫貴之何故惡而貴之也劉炫又難云此爲不知其非儀父豈亦魯不知其非而貴之乎孔子修春秋裁其得失定其褒貶善惡彰於其篇臧否示于來世若魯人所善亦善之所惡亦惡之已無心於抑揚遂逐魯人之善惡筆削之勞何所施用約之以理豈其然哉其官皆從謂共聘之官無闕當有留治政者豈舉朝盡行而責其空官也若以官從卽責空官聘禮官屬不少豈周公妄制禮乎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又難二字乃唐人所增舊疏駁服氏說非唐人語也且唐人云又難者謂舊疏已難服氏劉炫又從而難之亦足明前爲舊疏矣

文十六年

傳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

杜注蚡冒楚武王父陘隰地名

正義曰劉炫云案楚世家蚡冒卒弟熊達殺蚡冒子而代立是兄不得爲父今知不然者以世家之文多有紕繆與經傳異者非是一條杜氏非不見其文但見而不用耳劉以世家而規杜氏非也言服陘隰則陘隰本是他國蚡冒始服之也釋例陘隰與僖四年次于陘爲一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楚自武王始居江漢之間則蚡冒之時未至中土不應已能越申息遠服潁川之邑疑非也

文淇案今知不然者至劉以世家而規杜氏非也乃唐人駁劉之辭以下仍係光伯語知然者杜以陘隰爲地名光伯以爲國名又引釋例云云而疑非潁川之地亦是規正杜過但規注意不甚顯故唐人不駁而以已語橫隔之遂以劉說爲己說耳

文十八年

傳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

杜注樂呂戴公之曾孫

正義曰世本云戴公生樂甫衎衎生碩甫澤澤生夷父須須生大司寇呂今云曾孫誤也

文淇案此亦光伯規過語唐人漏駁耳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四十九終

長沙王 賓
善化劉 鐸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五十 南菁書院

左傳舊疏考正四 儀徵劉文淇孟瞻著

宣十年

傳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

杜注玉帛之使謂聘

正義曰聘禮執玉致命執帛致享故云玉帛之使謂聘也下注云恩好不接故亦不告又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注云嘗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則杜意以爲奔者之身嘗有玉帛之使於彼國已經相接則告之若奔者未嘗往聘恩好不接則不告唯告奔者嘗聘之國餘不告也劉炫以爲玉帛之使謂國家有交好之國皆告非指奔者之一身

文淇案此皆光伯述議也本作炫以爲劉字乃唐人所增使若前爲己說耳光伯先申杜義而後規正杜過唐人漏駁耳說詳昭二十年

宣十二年

傳先穀佐之

杜注羣季代林父

正義曰按傳文皆稱羣子今注云羣季者勘譜亦以羣子羣季爲一人則杜君別有所據書傳殘缺不可得而知也劉炫云傳文皆稱羣子何以知是羣季以穀非羣季以規杜今知非者杜以子爲男子之稱季是幼小之辭季之與子是得通稱子路或爲季路舉其常稱謂之子論其字謂之季故公子友或稱季友而劉以傳唯稱羣子無羣季而規杜非也

文淇案自劉炫云以上爲舊疏原文以穀非羣季以規杜今知非者以下乃唐人駁劉之辭舊疏謂杜別有所據書傳殘缺不可得而知其辭依違不定光伯則以羣子非羣季唐人直謂季之與子是得通稱三說判然不同也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杜注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

正義曰兩廣之則各有一卒之兵百人也一卒之外復有十五乘之偏卅二十五人之兩既言一卒又云卒偏之兩言卒

之者成辭婉句耳或解云兩屬於偏云偏之兩者謂偏家之
兩知不然者按成七年以兩之一卒亦云之字豈又是兩家
之卒且杜注云十五乘爲大偏今楚亦用舊偏法此一廣之
中實有此偏非是偏名爲兩而出一卒別復有偏之一兩二
十五人從之劉炫云兩廣之別各有一卒百人一卒外復有
偏一兩二十五人兵法十五乘爲偏偏有一兩從之兩是偏
家之物故謂此爲偏之兩其實一廣十五乘有一百二十五
人從之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舊疏引或說兩屬於
偏云偏之兩者謂偏家之兩而極詆其說光伯謂兩是偏家
之物故謂此爲偏之兩其實一廣十五乘有一百二十五人

從之乃引申或說所以宏通其義若前爲唐人之語則所謂
或者卽當指光伯豈既或之而又舉其人以實之乎且既駁
或說矣又引劉說在後申之何也

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杜注其六六篇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故爲疑辭蓋楚
之次第

正義曰杜以其三其六與今詩頌篇次不同故爲疑辭蓋楚
樂歌之第言楚之樂人歌周頌者別爲次第故賚第三桓第
六也劉炫以爲其三其六者是楚子第三引鋪時繹思第六
引綏萬邦今刪定知非者此傳若是舊文及傳家敘事容可
言楚子第三引鋪時繹思第六引綏萬邦此既引楚子之言

明知先有三六之語故楚子引之得云其三其六若楚子始第三引詩第六引詩豈得自言其三曰其六曰劉以其三其六爲楚子引詩次第以規杜過何辟之甚沈氏難云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篇次不同杜云仲尼未刪定此亦不同而云楚樂歌之次者襄二十九年雖少有篇次不同大畧不甚乖越故云仲尼未刪定以前此之三六全與詩次不同故云楚樂歌之第今周頌篇次桓第八賚第九也

文淇案今刪定知非者至以規杜過何辟之甚乃唐人駁劉之辭餘皆光伯述議也本作炫以爲劉字乃唐人所增沈氏引襄廿九年注與此不同特作一難而自解之非難杜也唐人引沈說以難光伯遂加一難字一若沈氏之難光伯者而不知其有不通也光伯年六十八卒錢氏大昕謂史不載其卒年大約在大業八九年隋志載左傳述議云東京太學博士劉炫撰按大業元年始建東京二年東京成五年改東京爲東都炫作是書必在大業二年之後沈文何卒於陳文帝天嘉四年下距大業九年其計五十年則文何卒時光伯才二十歲尚未著述議沈氏安得見光伯此書而難之也唐人增損舊疏不復細爲根尋即此一字之訛矣啻六州之錯哉

宣十四年

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

杜注物玉帛皮幣也

正義曰臣聞小國之免罪於大國也使卿往聘大國而獻其

玉帛皮幣之物于是主人亦以禮待之庭前所實籩豆醢醢有百品也君自親朝于牧伯之國而獻其治國之功若征伐之功于是主人敬以待之主人之身有威儀容貌車服之飾有物采文章嘉淑皆善也有善言辭善稱讚燕而送賓有加贈賄貨言賓往既共則主報亦厚禮使小國如此朝聘大國者謀其不免於罪也若不往朝聘待其被誅責而始薦賄貨則無及於好事矣今楚子在宋君其圖之勸君使往聘也劉炫以爲皆是賓事聘而獻物謂獻其國內之物於是所獻之物庭中實之有百品謂聘享之禮龜金竹箭之屬有百品也朝而獻功言治國有功故土饒物產於是有元纁璣組羽毛齒革乃得爲容貌之物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謂賄賂之多多獻賄賂以謀其不免於罪也

文淇案此皆光伯述議語先申杜義而後別爲一解也本作炫以爲劉字乃唐人所增使若前爲己說耳

於是有庭實旅百

杜注主人亦設籩豆百品實於庭以答賓

正義曰聘禮君使卿韋弁服歸饔餼五牢有司入陳鼎豆簋鉶醯醢百甕米百筥黍稷稻粱皆設於中庭是主人設籩豆百品實於庭以答賓也劉炫謂治國有功土饒云云炫以杜注莊二十二年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則正聘陳幣亦實百品于庭非獨主人也

文淇案此皆光伯述議語先申杜而後別爲一解劉炫謂治

國有功土饒物產云云十三字乃唐人所增光伯語本一氣承接唐人欲襲爲己說乃插注此辭似前爲已釋杜之辭後爲推尋劉意不知光伯所謂治國有功土饒物產云云乃釋下文朝而獻功等句于此無關又已詳見上疏于此可省考穎達本傳永徽二年詔于仲謐等就加增損書始布下凡若此者皆永徽中所增者也

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

杜注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于牧伯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宥幣帛也言往共則來報亦備

正義曰杜謂于是有者皆主人之事故以容貌爲威儀容顏當謂善爲威儀容顏以接賓也采章車服文章謂主人陳設物采文章以接賓周禮車逆之類也嘉淑皆訓爲善容貌采章以外別言善善故以爲令辭稱讚謂接賓之時善言辭善稱讚也加貨謂好貨加贈于常若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禮之加燕好成十三年孟獻子爲介王重賄之之類故以加貨爲命宥幣帛也劉炫云按此勸君行聘惟當論聘之義深不宜言主之禮備豈慮楚不禮而言此也君之威儀無時可舍豈待朝聘賓至乃始審威儀正顏色無賓客則驕容儀容儀非報賓之物何言報禮備又獻其治國劉炫云傳稱朝以正班爵之儀率長幼之序則不名獻功成二年王禮巽伯如矣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則侯伯克敵祇合使大夫告王

征伐之功何故親朝獻牧伯禮小朝大小國不合專征復有何功可獻炫謂采章加貨則聘享獻國所有元纁璣組羽毛齒革皆充衣服旌旗之飾可以爲容貌物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言賄賂之多皆賓所獻亦庭實也於聘總言庭實於朝指其所有詳於君畧于臣也按莊二十二年傳庭實旅百則朝者庭實又成二年傳云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據此文則聘賓有庭實又庭實旅百與容貌采章相對杜何知庭實容貌之等非是賓之所有必爲主人之物又君無獻征伐之功何以知獻功于牧伯今知劉說非者僖二十二年楚子入享于鄭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又昭五年燕有好貨飧有陪鼎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禮之加燕好此傳云嘉淑而有加貨故知加貨庭實之等皆是主人待賓之物禮傳賓之于主無加貨之文故杜爲此解襄八年鄭伯親獻蔡捷于邢邱是獻征伐之功于牧伯也劉苟違杜義以爲庭實旅伯及容貌采章嘉淑加貨之等並爲賓物又以諸侯親朝無獻征伐之功以規杜氏違經背傳于義非也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今知劉說非者以下乃爲唐人語耳光伯先申杜義而後別爲一解唐人于其申杜者襲爲己說遂移劉炫云三字於後以隔絕之必知前非唐人說者前引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以申杜後亦引此傳以駁劉若非異人之說不應重曼其辭又獻其治國劉炫云八字亦唐人所增光伯申釋杜注第釋威儀容顏以下未解獻其治國若

征伐之功唐人嫌其標目不明故加此數字以便觀者又光伯語甚煩稍爲隔絕以示有所筆削不知光伯語本一氣承接插注此辭于文不順刪改之迹顯然可見也

宣十五年

傳山藪藏疾

杜注山之林藪毒害者居之

正義曰周禮澤虞之官有大澤大藪小澤小藪爾雅十藪皆是大澤則藪是澤類鄭元周禮注云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是藪者澤之少水之名也川澤山藪相配爲文者川是流水澤是委水俱是水故總云納污言其納污濁也山有木藪有草毒螫之蟲在草在木故俱云藏疾言其藏毒害也藪是澤類而杜云山之有林藪者藪雖澤類傳文與山相連藪是草木積聚之處近山近澤皆得稱藪上既有川澤之文下別云山藪之事此藪近山故杜云山之有林藪也劉炫以爲澤旁之藪以規杜氏非也

文淇案自周禮澤虞之官至而杜云山之有林藪者皆當爲光伯語光伯本云藪是澤類而杜云山之有林藪者非也孔氏移非也二字于末以駁劉則似上皆爲己語必知爲光伯語者劉惟以藪是澤類故廣引周禮爾雅及鄭元注水希曰藪以證其說又既以藪是澤嫌川澤山藪不能相配爲文故又云川澤山藪相配爲文者川是流水澤是委水俱是水故總云納污山有木藪有草毒螫之蟲在草在木故俱云藏疾

若孔云上有川澤之文下別云山藪之事此藪近山以明川與澤類山與藪類與前相配之說不符又既云藪是草木積聚之處矣而上文云山有木藪有草前後矛盾必爲異人之說故知光伯語也

宣十七年

傳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

杜注以兄爲尊

凡稱弟皆母弟也

杜注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公弟而母弟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惟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篤親親之恩崇友于之好釋例論之備矣

正義曰此例再言凡者前凡明稱母弟之人適子及妾子之等後凡明策書稱弟者皆母弟之義公之母弟見經者鄭段魯公子友衛叔武實母弟而不稱弟陳公子招昭元年稱公子八年稱弟釋例曰母弟之寵異於眾弟蓋緣自然之情以養母氏之志公在雖俱稱公子其兄爲君則特稱弟殊而異之親而睦之既以隆友于之恩亦以獎爲人弟之敬成相親之益也通庶子爲君故不言夫人之子而曰母弟母弟之見于經者二十而傳之所發六條而已凡稱弟皆母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弟而母弟得稱公子故傳之所發隨而釋之諸稱弟者不言皆必稱弟也秦伯之弟鍼適晉女叔齊曰秦公子必歸此公子亦國之常言得兩通之證也仲尼

因母弟之例據例以興義鄭伯懷害弟之心天王縱羣臣以
殺其弟夫子探書其志故顯稱二兄以首惡佞夫稱弟不聞
反謀也鄭段去弟身爲謀首也然則兄而害弟稱弟以章兄
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也推此以觀其餘秦伯之弟
鍼陳侯之弟黃衞侯之弟鱄出奔皆是兄害其弟也秦伯有
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傳曰罪秦伯歸罪秦伯則鍼罪
輕也陳侯不能制禦臣下使逐其弟傳曰非罪非黃之罪則
罪在陳侯此互舉之文也至于陳招殺兄之子朱辰率羣卿
以背宗國披大邑以成叛逆然不推刃於其兄故以首惡稱
弟稱名從兩下相殺也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
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鄭伯既云失教若依例存弟則嫌善

段故特去弟兩見其義也若夫朝聘盟會嘉好之事此乃兄
弟之篤睦非義例之所興故仍舊史之策或稱弟或稱公子
踐土之盟叔武不稱弟此其義也莒挐非卿非卿則不應書
今嘉獲故特書特書猶不稱弟明諸書弟者皆卿也先儒說
母弟善惡褒貶既多相錯涉又云稱弟皆謂公子不爲大夫
者得以君爲尊按傳莒挐非卿乃法所不書書而不言弟非
得以君爲尊也凡聘享嘉好之事於是使卿故夷仲年之聘
皆以卿稱弟而行此例所謂凡稱弟皆母弟左傳明文而自
違之潁氏又曰臣無境外之交故去弟以貶季友子招樂憂
故去弟以懲過鄭段去弟唯以名通故謂之貶今此二人皆
稱公子公子者名號之美稱又非所貶也劉炫云再言凡者

前凡據適妻子爲文後凡嫌妾子爲君母弟不得稱弟故更言凡也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舊疏謂前凡明稱母弟之人適子及妾子之等劉謂前凡据適妻子爲文與舊疏異

成二年

傳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

杜注三帥郤克士燮欒書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並此車所建所服之物

正義曰三卿各統一軍故總稱三帥魯君之賜晉臣正可知其法所得服改新以與之耳不得特命他臣發初賜以此物

且彼若先無此物則無由敢受魯賜故杜以爲此三帥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並此車所建之旌旗所著之衣服皆賜之也案釋例先路者革路若木路或云先或云次蓋以就數爲差其受之于王則稱大杜言革路若木路者或用革或用木也知受之於王則稱大者鄭子嬌叔孫穆子受之于王皆稱大是也革木是卿大夫車之尊者故云大路金路是諸侯車之尊者亦稱大則定四年大路大旗是也玉路天子車之尊者亦稱大故顧命云大路在賓階面是也言所建所服之物者周禮巾車革路建大白以即戎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巾車又云木路建大麾以田司服又云凡田冠弁服然則此車所建或是大白大麾所服或是韋弁冠弁劉炫以

爲既言先路則是晉君之賜杜云受王先路之賜非其義也
今知不然者杜以穆叔子蟜嘗受王路故杜據而言之釋例
應云受王大路之賜言先路者順傳先路之文故也劉以爲
嘗受晉君賜而規杜氏非也
文淇案今知不然以下乃唐人駁劉之辭前皆光伯述議也
本作炫以爲劉字乃唐人所增光伯先申杜義而後引釋例
以駁杜說釋例謂受之于王則稱大明不稱大者皆非王賜
故光伯謂既言先路則是晉君之賜杜云受王先路之賜非
也蓋卽據釋例受之于王則稱大怪杜此注與釋例違故知
釋例爲光伯所引也孔駁劉說謂釋例應云受王大路之賜
言先路者順傳先路之文釋例二字當爲杜注之誤知然者

受王先路之賜乃杜注文劉卽駁此注且上所引釋例並無
此語故知當爲杜注也又襄十九年疏云革路木路路之卑
者亦稱大略者以受王殊賜皆舉其總名也若受之於君或
稱先或稱次是亦以受之于王乃稱大受之于君則稱先稱
次也

成三年

傳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

杜注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入廧咎如故討之
正義曰謂赤狄餘民散入咎如之內今伐咎如者來就咎如
之內討彼赤狄餘黨然廧咎如容赤狄餘民則咎如亦赤狄
矣劉炫以爲廧咎如之國卽是赤狄之餘今知不然者以赤

狄之國種類極多潞氏甲氏鐸辰皋落氏等皆是其類並爲建國假令潞氏甲氏鐸辰皋落雖滅自外猶存則是不滅者多止應言討赤狄之類不得稱餘且伐者聲其鐘鼓討者責其罪狀以廧咎如容受赤狄餘黨故伐而討責若以廧咎如卽是赤狄之餘應取土地興兵絶滅何當唯伐討而已劉以廧咎如卽是赤狄之餘而規杜非也

文淇案今知不然者以下乃唐人駁劉之辭前皆光伯述議語知然者上云然廧咎如容赤狄餘民則咎如亦赤狄矣下卽云炫以爲廧咎如之國卽是赤狄之餘一氣承接一人之說唐人刪改之迹顯然可見

成十三年

經公如京師

杜注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

正義曰公本爲伐秦道過京師因往朝王不稱朝而言公如京師者以明公朝于王所王不在京師故指言王所據王言之不得不稱朝此則王在京師京師是國之總號不斥王身不可稱朝故依尋常朝聘鄰國之文稱如而已劉炫云魯朝聘皆言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或在道而還如者書其始發言往而已言公朝王所者發國不爲朝王至彼遇王朝之朝訖乃書故稱朝也此過京師亦宜稱朝言如者發雖主爲伐秦卽有朝王之意書其初發故言如也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舊疏謂公朝王所王

不在京師故指言王所据王言之不得不稱朝劉謂公朝王所者發國不爲朝王至彼遇王朝之朝訖乃書故稱朝也舊疏又謂公本爲伐秦道過京師因往朝王王在京師京師是國之總號不斥王身不可稱朝故依尋常朝聘鄰國之文稱如而已劉則謂此過京師亦宜稱朝言如者發雖主爲伐秦卽有朝王之意書其初發故言如劉說全與舊異又按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疏云傳言朝經言如知如卽朝也又云魯之君臣出適他國始行卽書于策未知成禮以否經每有在塗乃復是禮未必成故直云如言其往彼國耳不果必成朝聘也公朝王所則朝訖乃書故指朝言之與劉說合知彼疏亦光伯語也

成十五年

經仲嬰齊卒

杜注無傳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

正義曰公羊穀梁皆以嬰齊爲仲遂之子歸父之弟也以爲歸父之弟則同其言稱仲之意則異公羊以爲弟無後兄之義使嬰齊爲歸父之子則爲仲遂之孫故以王父字爲氏穀梁以爲宣八年仲遂卒者爲殺子赤疎之不使稱公子父既見疎不得稱公子故其子由父亦疎之不得稱公孫故別言仲氏杜之此注其言不明當以爲襄仲歸父本以東門爲氏及命嬰齊紹歸父之後改之曰仲氏也劉炫云仲遂受賜爲

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耳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也前則舊疏原文舊疏謂襄仲本以東門爲氏後改之曰仲氏光伯謂仲遂受賜爲仲氏蓋不從舊說

成十六年

經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杜注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楚子敗績

正義曰此戰楚師未至于敗而楚子身傷故書楚子敗績也泓之戰宋公傷股師亦敗績故書師敗而不書宋公敗也君將不言帥師以君重于師也戰陳以師相敵死亡既多舉師爲重故師敗君傷者惟書師敗而已不復書君身敗也劉炫又云復以殺獲者五字毛本脫據宋本補若君將被殺獲者爲重既書師敗又書殺獲卽韓之戰獲胡沈之君是也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也與襄二十九年疏稱劉炫又云同必上有劉炫云故此言劉炫又云也所以隔絕之者光伯引泓之戰證師敗君傷唯書師敗之事其說不誤至謂既書師敗又書殺獲引韓之戰大棘之戰雞父之戰爲證案宣二年經云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昭二十三年經云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皆既書師敗又書殺獲唯僖十五年經云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杜注不書敗績晉師不大崩

是韓戰唯書君獲不書師敗光伯記憶偶誤唐人隔絕之欲駁正其說後又忘之漏駁耳疏首劉炫云三字乃後人所刪

傳南國蹴射其元王中厥目

杜注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蹴也南國勢蹴則離受其咎離爲諸侯又爲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

正義曰此實筮也而言卜者卜筮通言耳此既不用周易而別爲之辭蓋卜筮之書吏有此類筮者据而言耳服虔以爲陽氣觸地射出爲射之象杜以陽氣激南爲飛矢之象二者無所依馮各以意說得失終於無驗是非無以分明今以杜言離爲諸侯者按禮器云大明生於東君西酌犧象鄭元云

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詩邶柏舟鄭箋云日君象也說卦離爲日故爲諸侯

文淇案自得失終于無驗是非無以分明以上皆舊疏原文下則唐人義贊語也今以杜言離爲諸侯者第解離爲諸侯非申駁上文與上不貫正義屢言今贊後刪贊字耳

成十七年

傳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杜注厲公以私欲殺三郤而三郤死不以無罪書書偃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爲國戮

正義曰厲公以私欲殺三郤則三郤無罪經應直云晉殺其

大夫不應稱名也又胥童爲欒書中行偃所殺乃直是兩下相殺今經書二者並爲國討之文故傳解之言民不與郤氏郤氏有罪也胥童道君爲亂胥童有罪也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以二者据其死狀皆非國討故傳正其二者之罪解其並爲國討之意劉炫云杜言三郤不以無罪書正謂不書盜書盜卽無罪也胥童之死本非國家所殺故特言胥童受國討文其實傳意並論郤氏受國討故云皆書曰晉殺其大夫也杜又云郤氏失民胥童道亂乃總釋傳並言二者皆爲國討之意也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前說謂三郤無罪經應云晉殺其大夫光伯謂三郤無罪當書盜殺其大夫蓋不

從舊疏也

襄元年

傳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鄫先歸不與侵陳楚故不書

杜注於是孟獻子自鄫先歸不與侵楚侵陳知其必先

正義曰獻子先歸傳無其事正以不書侵楚侵陳知其必先歸矣若獻子從師則書不待告以獻子先歸晉不告魯故侵陳楚皆不書也然不知獻子何以先歸傳既不言未測其故也今贊云則先歸者以前年虛打會獻子先歸會葬今公雖卽位年又幼小君既新立故獻子先歸

文淇案太宗詔穎達等爲五經義訓號義贊詔爲正義此贊字之未刪者或以今贊爲書名誤矣舊疏謂獻子先歸不知

其故唐人以爲君既新立故獻子先歸此所謂贊成其義也

襄四年

傳金奏肆夏之三

杜注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繁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正義曰周禮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陔夏驁夏言以鐘鼓奏之也又以文王類之知是樂曲名也杜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韶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賓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定本納夏爲夏納此傳直言之三不辨其三之名魯語同說此事而云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文王之三盡文王大明緜以文王爲首並取其次二篇以爲三則知肆夏之三以肆夏爲首亦並取其次二夏以爲三也且下云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三者皆名爲夏知是其次二夏並肆夏爲三也周禮謂之肆韶納魯語謂之繁遏渠故杜以爲每夏而有二名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先儒所說義多不同周禮注載杜子春云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于大位謂王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于周之多也

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鄭元云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數家之說各以意言經典散亡無以取正劉炫云杜爲此解頗允三夏之名而分字配篇不甚愜當何則文王之三卽文王是其一大明緜是其二鹿鳴之三則鹿鳴是其一四牡皇皇者華是其二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一樊遏渠是其二安得復以樊爲肆夏之別名也若樊卽是肆夏何須重舉二名雖恥習前蹤亦未踰先哲今刪定知不然者以此文云肆夏之三是自肆夏以下有三故爲詔夏納夏凡爲三夏但此三夏各有別名故國語謂之繁遏渠是一字以當一夏若國語直云金奏繁遏渠則三夏之名沒而不顯故于繁字之上特以肆夏冠之云肆夏繁繁卽是肆夏明遏是詔夏渠是納夏也國語舉其難明以會左氏三夏之義劉不曉杜之深意遂欲妄從先儒先儒二說何所馮準先儒以繁遏二字共爲執競以渠之一字獨爲思文分字既無定限文句多少任意則杜以繁共肆夏爲句何爲不可劉君乃與奪恣情不顧曲直妄規杜過于義深非也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今刪定以下乃唐人語耳知然者舊疏舉杜注及呂鄭諸說而謂各以意言無所取正雖不顯言杜失亦不謂杜說爲必可從劉意則規杜失

而從先儒矣若前爲唐人語後既駁先儒之說而又謂無以取正作未定之辭何耶

文淇又案此傳及周禮鐘師注疏本所附釋文出納夏云本或爲夏納誤盧氏釋文出夏納云本或爲納夏誤盧氏釋文考證云注疏本誤也臧氏經義雜記亦同其說文淇案注疏本所附釋文類多任意改竄唯此條不誤九夏之名皆夏字在末何緣納夏之夏獨在句前而曰夏納推尋上下理必不然且此疏引周禮作納夏而引定本在後是不從定本也賈疏亦作納夏今世所傳釋文經宋人刪改已非陸氏之舊宋人見定本作夏納謂定本爲師古所定妄意陸氏唐人自必遵用定本故據疏以改釋文不知陸氏焉得見師古定本也竊謂此條釋文自當從注疏本不得謂宋本是而注疏本非且謂夏納爲誤人所易知謂納夏爲誤其說安在

戎狄荐居

杜注荐聚也

正義曰釋言云荐再也孫炎云荐草生之再也卽荐是聚也服虔云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劉炫案莊子云麋鹿食荐卽荐是草也服言是

文淇案此光伯以服義規杜也孔漏駁耳邵王兩家俱亦遺之

襄五年

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

杜注在阼階西鄉

正義曰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卽位于序端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君升自阼階西鄉以君臨士喪西鄉知臨大夫之喪卽位于序端者亦西鄉也鄭元士冠禮注云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堂東西牆謂之序劉炫又引記云君既卽位于序端卿大夫卽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戶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劉蓋申舊說之未盡者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卽位于序端卿大夫卽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戶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卽位于序端以證杜注公在阼階之位其卿大夫主人主婦之位未釋劉引喪大記卽從卿卽位于堂廉楹西起至命主婦馮之乃證卿大夫主人主婦之位其引君既卽位于序端非記本文承舊疏而言之也舊引喪大記至君卽位于序端故劉云君既卽位于序端辭有所承足

知前爲舊疏也又引記云四字非劉君本文

襄七年

傳叔仲昭伯爲隧正

杜注隧正主役徒

正義曰九年注云隧正官名五縣爲隧則隧正當周禮之遂人也

文淇案九年疏云此隧正當天子之遂大夫故遂大夫職云各掌其遂之政令與此不同疑非一人之說

襄九年

傳使西鉏吾庀守北

杜注鉏吾大宰也府六官之典

正義曰鉏吾大宰傳無其文賈逵云然相傳說耳不知其本何所出也周禮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六官之典謂此也杜以府爲六官之典當謂六官之典其事載之於書故使具其守劉炫以爲府守謂府庫守藏今知不然者以百司府藏已屬左右二司上華閱討右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則是府庫之物二師總令羣官所主按哀三年魯遭火災出禮書御書藏象魏皆以典籍爲重明此府守是六府之典若以爲府庫財物便是不重六典唯貴財物劉以爲府庫而規杜非也

文淇案今知不然以下乃唐人駁劉之辭前則光伯述議也

本作炫以爲劉字乃唐人所增光伯既以府爲府庫守藏則其意必不以鉏吾爲太宰矣太宰之職無守府藏之事此疏前云鉏吾太宰傳無其文賈逵云然相傳爲說不知其本何所出是其意不信鉏吾爲太宰故以府守爲府庫守藏辭有首尾一人之說也

襄十年

傳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於鍾離不敬

杜注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非本期地故不書

會高厚高固子也癸丑月二十六日

正義曰杜明言癸丑是三月二十六日下四月戊午云月一日五月庚寅云月四日甲午云月八日所以明言日者欲證

前九年閏月爲門五日壬上下日月相當故杜備言其日也

劉炫曰杜言癸丑二十六日者見與下四月一日會相近知非二會也

文淇案此劉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舊疏謂備言其日欲證前九年閏月爲閏五日劉謂備言日者見非二會劉與舊說異

魯有禘樂賓祭用之

杜注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

正義曰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彼禘祭唯用大武大夏而不言韶濩以二十九年魯爲季札舞四代之樂知四代

之樂魯皆有之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禘是三年大祭禮無過者知禘祭于太廟則作四代之樂也禮唯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知其別祭羣公則用諸侯之樂諸侯之樂謂時主所制之樂大武是也然則禘是禮之大者羣公不得與同而於賓得同禘者敬鄰國之賓故得用大祭之樂也其天子享諸侯亦同祭樂故大司樂云大祭祀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他如祭祀鄭注云不入牲不奏昭夏王出入賓出入亦奏王夏奏肆夏又禮記祭統云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亦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是祭與享賓用樂同也而荀營云我辭禮矣沈氏云嘉樂不野合故也魯之禘祭用四代樂則天子禘用六代樂也鄭康成義以為禘祫各異祫大禘小天子祫用六代之樂禘用四代之樂魯有禘樂謂有周之禘祭之樂非左氏義也劉炫云禘是大禮賓得與同者享賓用樂禮傳無文但賓禮既輕必異於禘魯以享賓當時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為常荀偃士匄引過謬之事以詔晉侯使聽宋耳魯以禘樂享賓猶以十一牢為士鞅吳以引徵百牢亦非正也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皆沈氏說也唐人移沈氏云于下使若前為已說耳知然者若前為唐人之筆則所謂而荀營云我辭禮矣者容可作不了之辭引沈說以證成其義至沈氏云嘉樂不野合故也乃是承上之辭非是發端之語沈氏

以荀營云我辭禮矣爲嘉樂不野合其意必謂祭與享賓用樂本同荀營辭其桑林野享非辭其禘樂享賓足知沈氏固謂享賓與禘樂同其引周禮明堂位等書必皆爲沈氏說也劉謂享賓不得與禘同魯以享賓當時之失與前說異

納諸霍人

杜注霍晉邑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選偪陽宗族賢者令居霍

正義曰言納諸霍人者此霍邑或稱霍人猶如晉邑謂之柏人也必知霍人爲霍邑者班固漢書樊噲傳云攻霍人是霍人邑名也劉炫云霍晉邑人掌邑大夫猶鄒邑大夫稱鄒人紇蓋使爲晉附庸也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劉與舊說異

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

杜注正者不失下之直

正義曰凡在上正定在下須明在下曲直瑕禽自云已有直理不被上知則是使下無直在上何謂正矣故云正者不失下之直也劉炫云七年傳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晉斷王朝之獄乃以下正上宣子若在下而無直心何以謂之爲正也

勸宣子使心正矣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劉與舊說異舊說謂己有直理不被上知則是使下無直下者瑕禽自謂光伯謂宣子若在下而無直心下謂宣子劉蓋不從舊說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五十終

長沙王 賓
善化劉 鐸 校